14-4-4

元本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舒憲題

陳

杜儆明　周文育 子寶安

侯瑱　侯安都

歐陽頠 子紇　黃法𣰰

淳于量　韋昭達

吳明徹　胡穎

徐度 子敬成　杜稜

周鐵虎　程靈洗 子文季

浙江圖書館藏

沈恪

錢道戢

孫瑒

周敷

周昊

蕭摩訶 子世廉 陳習深

樊毅 弟猛

韓子高

孔奐

陸子隆 子之武 弟之才

駱文牙

徐世譜

荀朗

魯悉達

裴忌 父之平

任忠

華皎

王冲 子瑒 瑜

王通 弟勱 贊 周

到仲舉

許亨

杜僧明 字弘照 廣陵臨澤人也 形貌眇小而膽氣過人 有勇力善騎射梁大同中盧安興爲廣州刺史南江督 護僧明與兄天合及周文育並爲安興所啓請與俱行 頻征俚獠有功爲新州助防天合亦有才幹頗在征伐 安興死僧明復副其子子雄及交州豪士李賁反於交 州逐刺史蕭諮諮奔廣州臺遣子雄與高州刺史孫冏

王猛

庾持

褚玠

討賁時春草已生癘癘方起子雄請待秋討之廣州刺史新喻侯蕭映不聽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衆並憚役潰散蔡之不可乃引其餘兵退還蕭諮啓子雄及岡與賊交通逗遛不進梁武帝勑於廣州賜死子雄弟子畧子烈並豪俠家屬在南江天合謀於衆曰盧公累葉立功待遇我等亦甚厚矣今見枉而不能爲報非丈夫也我弟僧明萬人之敵若圍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城破斬二侯然後待臺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生縱其不捷亦無恨矣衆咸慷慨曰是所願也

惟足下命之乃與周文育等率衆結盟奉子雄弟子畧爲主以攻剌史蕭映子畧頓城南天合頓城北僧明文育分據城東西吏民並應之一日之中衆至數萬高祖時在高要聞事起率衆來討大破之殺天合禽僧明及文育等奇其才並釋之引爲主帥從高祖征交趾及討元景仲僧明文育皆爲前鋒所向尅捷侯景之亂俱隨高祖入援京師高祖於始興破蘭裕僧明爲前鋒斬裕及與蔡路養戰於南野僧明馬被傷高祖馳救之以所乘馬授僧明僧明得馬後遂殺數十人因而乘之大敗

路養高州刺史李遷仕又據大皐入灊石以逼高祖高祖
祖遣周文育為前鋒與僧明擊走之遷仕與寧都人劉
孝尚并力將襲南康高祖又令僧明與文育等拒之相
持連戰百餘日卒禽遷仕送于高祖及高祖下南康留
僧明頓西昌督安成廬陵二郡軍事梁元帝承制授假
節清野將軍新州刺史封新野縣子侯景遣于慶等寇
南江高祖頓豫章命僧明為前驅大破之高祖表為長
史仍隨東討軍至蔡洲率麾下燒賊水門大艦及景平
以功除明威將軍南兗州刺史進爵臨江縣侯邑五百

戶仍領晉陵太守及荊州陷高祖使僧明率吳明徹等
隨侯瑱西援江州病卒贈散騎常侍諡曰威年四十六
文帝即位追贈開府儀同三司配享高祖廟庭子晉嗣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也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
縣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五
六尺與羣兒聚戲衆莫能及義興人周希為壽昌浦口
戍主見而奇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弟姊
並長大困於賤役奮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
育養為己子母遂與之後奮還都見太子

詹事周捨請製名字捨因爲立名爲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弘讓善隸書寫蔡邕勸學及古詩以遺之文育不之省謂弘讓曰諸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樂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司州刺史陳慶之與蕃同郡素相善啓蕃爲前軍軍主慶之使蕃將五百人往新蔡懸瓠慰勞白水蠻蠻謀執蕃以入魏事覺蕃與文育拒之賊徒甚盛一日之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軍中蕃於陣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創創愈辭請還葬蕃慶之壯其節厚加賻遺而遣之葬訖會盧安興爲南江督護啓文育同行累征有功除南海令安興死後文育與杜僧明攻廣州爲高祖所獲宥之後監州王勱以文育爲長流遂深被委任及勱被代文育欲與之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臾當暴得銀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旦辭勱勱問其故文育以告勱乃遣之高祖聞其還大喜遣人迎之厚加賞賜

分麾下配焉高祖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尅蘭裕援歐陽顧皆有功高祖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爲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遂與杜僧明相得并力復進大敗之高祖乃表文育爲府司馬李遷仕之據大皇遣其將軍杜平虜入灊石魚梁作城高祖命文育擊之平虜棄城走文育據其城遷仕聞平虜敗留老弱於大皇悉選精兵自將以攻文育文育與戰遷仕稍却相持未解會高祖遣杜僧明來援別破遷仕水軍遷仕衆潰不敢還大皇直走新淦梁元帝授文育美我州刺史遷仕又與劉棊尚詣拒義軍高祖遣文育總出與戰遂禽遷仕高祖發自築城於白口拒之文育頻出與戰遂禽遷仕高祖發自南康遣文育將兵五千開湟江路侯景將王伯醜據豫章文育擊走之遂據其城累功封東遷縣侯高祖軍至白茅灣命文育與杜僧明當其鋒及至始熟與侯景將侯子鑒戰破之景平改封南移縣侯累遷散騎常侍高祖誅王僧辯令文育督衆軍會文帝於吳興圍尅杜龕又濟江襲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及文帝爲彪所

襲文育時頓城北香嚴寺文帝夜往趣之虔又來攻文
育苦戰遂破平虔高祖以侯瑱擁據江州命文育討之
仍除南豫州刺史率兵襲豫章城未克徐嗣徽引齊人渡
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于
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躁而發嗣徽等不能
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魯悉鮑砰獨以小艦毀軍文育
乘單舸艦跳入砰艦斬砰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因
留船蕪湖自丹楊步上時高祖拒嗣徽於白城遽與文
育相會將戰風急高祖曰矢不逆風文育曰事在忘矣當
決之何用古法乎乘輕舸上馬而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
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於府山文育徙頓對之以頻
戰功最加平西將軍進爵臨川縣公給鼓吹一部及廣
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文育督衆軍討之時新吳洞
主余孝頃舉兵應勃遣其弟孝勱守鄱城自出豫章據
孝頃有舸艦三百艘艦百餘
僧度羊東潛軍襲之悉取而
於豫章立柵時官軍

食盡欲退還文育不許乃復
弟并陳利害迪得書曰喜喜甚許諾
小乘故船舫泛流俱下燒營而
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閒道信
歐陽顧蕭勃下流則傳泰余孝
饗士賊徒大駭歐陽顧乃退入
嚴威將軍周鐵虎與長史陸山才襲顧禽之於是盛陳
兵甲與顧乘舟而宴以巡傳泰城下因攻泰尅之蕭勃
在南康聞之衆皆股慄其將潭亡遠斬勃欲降為人

所縛於是文育分遣老弱立柵僞退孝頊望之
追至芧韶芧韶上流則
文育據其中閒築城
沈溪作城自守文育遣
吾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持勃首以降蕭孜余孝勱僞據
石頭高祖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孜降文育孝頊退走
新吳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詔授鎮南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都督江廣衡交州諸
軍事時王琳擁據上流
詔侯安都為西道都督文育為
南道都督同會武昌與
琳戰於沌口為琳所執從
歸請罪詔不問復其官
爵及周迪破余孝頊孝頊子
勱猶據湓城擾
黃法𣰰等討之豫章內
吳明徹為水軍配周迪

運糧自率無軍入象牙江築
文育事覺文育因之送部以
爲莫軍進據三陵王琳遣將
來愛與文育相拒自助所領
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
人育監軍孫白象頗知其事
舊兵少客軍多若取曇朗人
心以撫之初周迪之敗也奔
文育喜竊示曇朗遂於坐中
於金口公颺僞降謀執
其部曲分隸衆軍乃捨舟
自慶救至勸分遣主帥當
以周迪吳明徹軍迪等敗
失利謀害文育以應衆愛
勸令先之文育曰不可我
人驚懼立立至矣不如推
船走莫知所在及得迪書
爲曇朗所害年五十一高
祖聞之即日舉哀贈侍中司空諡曰忠愍初文育之據
三陵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
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皆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
焉得棺長二尺文育惡之俄而迪敗文育見殺天嘉二
年詔配享高祖廟庭子蕤貴安嗣文育本族兄景曜因文
育官至新安太守蕤貴安字安人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
貴公子驕蹇游逸好狗馬樂聲馳騁服飾衣媮食文育之爲
晉陵以征討不遑之郡令蕤貴安監知郡事尤喜聚惡少
年高祖患之及文育西征敗書續繫於羊琳蕤貴安便折節

讀書尚與士君子游綏撫文育士卒甚有威惠文育歸復
除吳興太守文育爲能撫養朝廷所宝徵寶安還起爲猛烈
將軍領其舊兵仍令南討文帝即位深器重之每以心膂
精卒多配焉及平王琳頻有功周迪之破熊曇朗寶安
南入窮其餘燼天嘉二年重拜吳興太守襲封寶安
公二年征留異爲侯安都前軍異平除給事黃門侍郎
衛尉卿册遷左衛將軍領衛尉卿率諡曰成子韶嗣位
晉陵宣逐二郡太守
侯瑱字伯玉巴西宕渠人也父圖豪爽
賊張文諠文諠據城拒守衆數萬人瑱
範命弘遠討之弘遠攻瑱固請瑱固
遂軫文萬由是知名因留範範委以將帥之任山谷夷
獠不附者並遣瑱征之即皆功授輕車府中兵參軍曹康
太守範爲雍州刺史指授略盡康
隨之侯景圍臺城範乃遣瑱
城陷瑱與嗣還湓口範
皆卒瑱領其衆依于
安詐引鐵謀事因刃之瑱懼不自

慶慶送瑱於景景以瑱與巳同姓託爲宗族相待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爲質遣瑱隨子慶平蠻南諸郡及景敗巴陵景將宋子仙任約等並爲西軍所獲瑱乃誅景黨以應義師景亦盡誅其弟及妻子梁元帝授瑱南兗州刺史郢縣侯仍隨都督王僧辯討景常爲前鋒既復臺城景奔吳郡僧辯遣瑱率吳追之與景戰於吳松江大敗景盡獲其資實景將皆降以功除南豫州刺史鎮姑熟及齊遣郭元建帥師出濡須僧辯遣瑱於東關拒之大敗元建魏攻荆州王僧辯以瑱爲前軍赴援未至而

魏剋荆州瑱頓九江因衛晉安王還都僧辯承制以瑱爲侍中車騎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改封康樂縣公及司徒陸法和據郢州弓齊兵來寇乃使瑱西討未至而法和入齊齊遣慕容恃德鎮夏首瑱攻之恃德食盡請和瑱還鎮豫章僧辯使其弟僧愔與瑱共討蕭勃及高祖之誅僧辯僧愔奔齊齊是時瑱據中流兵甚彊盛又以本事僧辯雖外示臣節未肯入朝初余孝頃爲豫章太守及瑱鎮豫章乃於新吳縣別立城柵與瑱相拒瑱留軍人

妻子於豫章令從弟齊知後事悉衆以攻孝頊自夏迄冬弗能克齊與其部下侯方兒不協方兒下攻殺齊虞瑱軍府妓妾金玉歸于高祖瑱既失根本兵衆俱潰輕身歸豫章豫章人拒之乃趣盆城就其將焦僧慶僧慶勸令投齊瑱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已乃詣闕請罪高祖復其爵位永定二年進位司空王琳至沌口周文育侯安都並沒乃以瑱爲都督西討諸軍事頓于梁山文帝即位進授太尉王琳至拑口又以瑱爲都督侯安都等並隸焉瑱與琳相持百餘日未決天嘉元年二月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漅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其勢甚盛瑱率軍進虎檻洲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于沙中溺死者數千浪大不得還浦夜中有流星墜于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以荻塞於浦口又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其弊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明日齊遣儀同劉伯球率萬人助琳水戰行

臺慕容德會領鐵騎三千在蕪湖西岸博望山南爲其
聲勢鎮令軍中晨炊蓐食壞蕪湖洲屋以待之將戰有微
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　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
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其步軍在西岸者自相蹂踐
馬騎並淳于蘆荻中盡獲其舟艦器械并禽劉伯球慕
容德會俘馘萬計琳與其將潘純陁乘單舸艦冒陣走
溢城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入齊詔以鎮爲都督湘巴郢
江吳等五州諸軍事鎮溢城周將賀若敦獨孤盛等來
攻巴湘又以鎮爲西討都督大敗盛軍以功授湘州刺

史改封零陵郡公邑七千户二年以疾表求還朝三月
於道薨時年五十二贈大司馬謚曰壯肅加羽葆鼓吹
班劍給東園祕器配享高祖廟庭子淨藏嗣尚文帝女
富陽公主
侯安都字師成始興曲江人也爲郡著姓父捍少仕州
郡以忠謹稱安都貴後官至光禄大夫始興内史安都
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爲五言詩頗清靡兼善騎射
爲邑里雄豪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高祖入援
臺城安都引兵從高祖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平侯景皆

力戰有功梁元帝授猛烈將軍封宜春縣子隨高祖鎮京口除蘭陵太守高祖謀襲王僧辯諸人莫知唯與安都定計乃使率水軍自京口趣石頭城高祖自率馬步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辯不之覺也石頭城北接崗阜雉堞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逼僧辯閤室高祖大軍亦至與僧辯戰于廳事前安都自內閤出腹背擊之遂禽僧辯功除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高祖東征杜龕安都留鎮京口

高祖崩遺詔徵任約等引齊兵入據石頭游騎至于闕下文都閉門偃旗示之以弱令城中曰有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至安都率五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據石頭不敢逼臺城及高祖至以安都爲水軍於中流斷賊糧運又襲秦郡破嗣徵栅收其家口并馬驢數十重得嗣徵所彈琵琶及所養鷹遣信餉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徵等見之大懼乃請和高祖聽其還北及嗣徵等濟江齊之餘軍猶據採石守備甚嚴又遣安都攻之多所俘獲明年春詔安都

率兵鎮梁山以備齊徐嗣徽等復入丹楊至湖熟高祖遣安都拒之戰于耕壇南安都率十二騎突其陣破之生禽齊儀同乞伏無芳又剌齊將東方老墮馬會賊騎至救老得免賊北度蔣山安都又與齊將王敬寶戰于龍尾使從弟曉軍主張纂前犯其陣曉被創墜馬張纂死之安都馳往救曉斬其騎士十二人取纂尸而還齊軍不敢逼高祖與齊軍戰于莫府山命安都領步騎千餘自白下橫擊其後齊軍大敗以功進爵為侯又進號平南將軍改封西江縣公仍督水軍至豫章助豫州刺史周文育討蘭勃安都未至文育已斬勃會甘蔗將陽顧傳秦等唯餘老壻頃與勃子孜猶於豫章之石頭依兩城老壻頃與孜各據其一又多設船艦夾水而陣安都至乃銜枚夜燒其艦文育率水軍安都領步騎登岸結陣老壻頃俄斷後路安都乃令軍士豎柵引營漸進頻致剋獲孜乃降老壻奔歸新呂兵請入子為質許之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仍率衆會武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公卿餞於新林安都躍馬度橋人馬俱墜水中又坐觸內墜於檣井時以為不祥至武昌琳將樊猛棄船走文

育亦自豫章至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因部下交爭稍不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於城中遥射官軍安都怒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奔口安都乃釋郢州悉衆往沌口以禦之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敗績安都與文育徐敬成並爲琳所囚琳總以一長鎖繫之置于艑下令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下至湓城白水浦安都等十二人許厚賂子晉子晉乃僞以小船依艑而釣夜載安都文育敬成上岸入深草步投官軍還都白勑詔並赦之但其官爵尋爲卅楊尹

矣高祖受梁禪史令繼周文育攻余孝勤及王琳將曹慶常愛衆等安都自宮亭湖出松門躡愛衆後文育爲熊曇朗所害安都回取大艦遇琳將周炅周協南歸與戰破之禽炅協孝勤弟孝猷卒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遇炅乃詣安都降安都又進軍於禽奇洲破曹慶常愛衆等焚其船艦愛衆奔廬山爲村人所殺餘衆悉平還軍至南皖而高祖崩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議置奉文帝時帝謙讓不敢當大位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羣臣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狥暇及遠臨川王有

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劒上殿白
太后出璽又手解文帝髮推就丧次文帝即位遷司空
仍授南徐州刺史給扶王琳下至柵口大軍出頓蕪湖
時候瑱爲大都督而指麾經畧多出安都及王琳入齊
安都進軍湓城討琳餘黨所向皆下仍別奉中旨迎衡
陽王昌初昌之將入也致書於文帝辭甚不遜文帝不
懌乃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吾其
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因
自迎昌濟漢中流而殺之以功進清遠郡公邑一千五

自是威名甚重羣臣無出其右安都父捍爲始興內史
卒於官文帝徵安都爲發喪尋起復本官贈其父散騎
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拜其母爲清遠國太夫人仍迎赴
都母固求停鄉里上乃下詔改封郡之汝城縣爲廬陽
郡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三郡爲東衡州以安都
從弟曉爲刺史安都第三子祕年九歲上以爲始興內
史並令在鄉侍奉改封安都桂陽郡公王琳敗後周兵
入據巴湘安都奉詔西捍及留異據東陽安都又奉詔
東討異本謂臺軍自錢唐江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

暨出永康異大恐奔桃枝嶺處巖谷間暨柵以自守安都躬自接戰爲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棄輿麾軍容止不變因其山壠爲壕屬夏潦水漲安都引船入壕接艦與異城等放拍碎其樓異懼與第三子忠臣脫身奔晉安安都虜其妻子振旅而還加侍中征北大將軍仍還本鎮吏民詣闕表請立碑頌美安都功績詔許之自王琳平後安都勳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數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馳馳騁或命以詩筆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楷玠馬樞陰鏗王張正見徐伯陽劉

刪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爲之賓客齋內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則奔歸安都文帝性嚴察深銜之安都不改日益驕橫表啓封訖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某事及侍醼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禊飲乃自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醼訖又啓便借供帳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文帝雖許其請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坐列賓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初重雲殿災安都率將士帶甲入殿帝甚

惡之自是陰爲之備又周遍之反朝望當使安都討之
帝乃使吳明徹往又頻遣臺使按問安都部下檢括亡
叛安都內不自安天嘉三年冬遣其別駕周弘實自託
於舍人蔡景歷并問省中事景歷録其狀奏之稱安都謀
反帝慮其不受召明年春乃除安都爲征南大將軍江
州刺史自京口還都部伍入於石頭帝引安都讌於嘉
德殿又集其部下將帥會于尚書朝堂於坐收安都因
于西省又收其將帥盡奪馬仗而釋之因出景歷表以
示於朝乃下詔暴其罪明日於西省賜死時年四十四
訴有詔宥其妻子家口葬以士禮初高祖嘗與諸將酣
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悉良
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忘大而識閒卿於下而驕於尊
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
險猜防不設侯郎憿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
之道卒皆如言太建三年宣帝追封安都陳集縣侯子
亶爲嗣
歐陽顧字靖世長沙臨湘人也爲郡豪族少質直有思
理以言行著於嶺表父喪哀毀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與

諸兄州郡頻辟不應乃廬於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年三十其兄遍令從宦梁左衛將軍蘭欽少與顧相善顧嘗隨欽征討南征夷獠禽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大獻銅鼓累代所無顧預其功還爲直閤將軍除天門太守欽征交州復啓顧同行欽度嶺而卒顧除臨賀內史啓乞送欽喪然後之任時湘衡之界五千餘洞不賓勅衡州刺史韋粲討之粲委顧爲都督悉皆平殄粲啓梁武帝加顧超武將軍討廣衡二州山賊侯景構逆粲自韶還都征景以顧監衡州臺城陷後嶺南互相吞併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內史蕭昭基奪其郡以兄欽與顧舊遣招之顧不從謂其使曰高州昆季隆顯莫非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爲跋扈及高祖入援都將至始興顧乃深自結託裕遣兵攻顧高祖援之裕敗高祖以王懷明爲衡州刺史遷顧爲始興內史高祖之討蔡路養李遷仕也顧助帝平之梁元帝承制以始興郡爲東衡州授顧持節雲麾將軍東衡州刺史封新豐縣伯侯景既平元帝徧問朝宰今天下始定極須良才卿等各舉所知羣臣未對帝曰吾已得一人矣歐

陽顧是也公正有濟世之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
武州刺史尋授郢州欲令出嶺蕭勃留之不獲廷命尋
授衡州刺史進封始興縣侯時蕭勃在廣州兵彊位重
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爲刺史琳已至小桂嶺勃遣其
將孫瑒監州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鋒顧別據一城
不往謁勃閉門高豐亦不拒戰勃怒遣兵襲顧盡收
其貲財馬仗尋赦之還復其所復與結盟魏平荊州顧
委質於勃及勃度嶺出南康以顧爲前軍都督周文育
破之禽顧送于高祖高祖釋之深加禮接蕭勃死後嶺
南擾亂顧有聲南土且與高祖有舊乃授顧安南將軍
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未至嶺顧子紘已剋定始興及
顧至嶺南皆懾伏乃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部督交廣
等十九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王
琳據有中流顧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絕永定三年即
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嗣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
山郡公邑二千戶給鼓吹初交州刺史表景纂綏密以金
五百兩寄顧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蓁爲四百兩付兒
智矩餘人不知也顧尋爲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

金獨存雲緩亦尋卒至是顧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歎
伏之時顧弟盛爲交州刺史次弟邃爲衡州刺史合門
貴顯威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異前後委積
頗有助軍國天嘉四年薨於廣州年六十六贈司空謚
曰穆子紇嗣紇字奉聖頗有幹畧襲父官爵在州十餘
年威惠著於百越宣帝以紇久在南服頗疑之太建元
年徵爲左衛將軍其下多勸之反紇遂舉兵攻衡州刺
史錢道戢詔儀同章昭達討禽之送至都伏誅子詢以
年幼免

黃法𣰰字仲昭巴山新建人也少勁捷有膽力日步行
二百里能距躍三丈頗便書疏閑明簿領出入州郡中
爲鄉里所憚侯景之亂於鄉里合徒衆太守賀詡下江
州法𣰰監知郡事高祖將踰嶺入援建鄴李遷仕作梗
中途高祖命周文育屯西昌法𣰰遣兵助文育時法𣰰
出頓新淦縣景遣行臺于慶來襲新淦法𣰰敗之梁元
帝承制授交州刺史資領新淦縣令封巴山縣子敬帝
即位改封新建縣侯太平元年割江西四郡置高州以
法𣰰爲刺史鎮巴山蕭勃歐陽顧來攻法𣰰破之永定三

年王琳遣李孝欽樊猛余孝頃攻周迪且謀法虤法虤
援迪禽孝頃等三將以功授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熊曇朗於金口營周文育法虤共周迪討平之天嘉三
年周迪反法虤與吳明徹討平迪法虤功居多廢帝卽
位進爵爲公大建五年大舉北侵法虤爲都督出歷陽
於是爲拋車及步艦竝拍以逼之砲加其樓堞寇之盡
誅其戍卒進兵合肥望旗降款法虤察侵掠躬自勞撫
而與之盟並放還北以功加侍中改封義陽郡公七年
爲豫州刺史鎮壽陽薨贈司空謚曰威子玩嗣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也世居建鄴父文成仕梁
爲將帥位梁州刺史量少善自居處偉姿容有幹畧便
弓馬梁元帝爲荊州刺史文成分量人馬令往事焉以
軍功封廣晉縣男侯景之亂梁元帝凡遣五軍入援臺
量預其一臺城陷量還荊州元帝承制以爲巴州刺史
侯景西上攻巴州元帝使都督王僧辯入據巴陵量與
僧辯并力拒景大敗之禽其將任約進攻郢州蕆宋子
仙仍隨僧辯平侯景封謝沐縣侯尋出爲都督荏州刺
史及魏尅荊州量保荏州王琳擁割湘郢累遣召量量外

雖與琳往來而別遣使歸高祖高祖受禪進位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嘉五年徵爲中撫軍大將軍量所部將率多戀本土欲並逃入山谷不願入朝文帝使在郡淹留爲有司奏竟儀同餘如故華皎構逆以量爲征南大將軍西討大都督總率大艦自郢州樊浦拒之皎平并降周將長湖公元定等以功授侍中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醴陵縣公未拜出爲南徐州刺史太建元年進號征北大將軍給扶二年就江陰王蕭季卿買梁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中尋復侍中吳明徹之北侵也量讚成其事又遣第六子岑率所領從軍淮南尅定量改封始安郡公及周獲吳明徹乃以量爲都督水陸諸軍事車騎將軍都督南兗州刺史十四年薨贈司空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也家世冠族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鬇則當官貴梁大同中昭達爲東宮直後因醉隨馬鬣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城爲

流矢所中卧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
貴臺城陷昭達還鄉里與文帝遊因結善君臣之分侯景
平文帝爲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文帝見之大喜因
委以將帥恩寵優渥超於儕等高祖謀討王僧辯令文
帝還長城招聚兵衆以備杜龕頻使昭達往京口禀承
計畫僧辯誅後杜龕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昭達因從
文帝進軍吳興以討龕龕平文從討張彪於會稽剋之
累功除定州刺史時留異擁據東陽高祖患之乃使昭
達爲長山令居其心腹二大喜元年追論長城功封昭達

国立国会図書館蔵書

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
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
謂其兄曰君葬之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瓚所此是
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此應明徹即樹之小子
也及侯景寇京師天下大亂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
鄰里飢餒乃白諸兄曰今世亂如此人不圖久柰何不
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
賴以存者甚衆高祖出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高
祖高祖為之降階執手即席與論當世之務明徹亦徹

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畧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高祖亦深奇之紹泰初隨周文育討擊功高授東莞州刺史高祖受禪授安南將軍與侯安都周文育將兵[illegible]琳及衆軍敗沒明徹自拔還都文帝即位以本官加[illegible]衛將軍及周迪反詔以明徹爲江州刺史領豫章太守總衆軍以討迪明徹雅性剛直統內不甚和文帝聞之遣安成王頊代明徹令以本號還朝天嘉五年遷鎮東將軍吳興太守及引辭之郡文帝謂曰吳興雖郡帝鄉之重故以相授君其勉之及廢帝即位拜領軍將軍冊楊尹仍詔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舉之矯令也宣帝也毛喜知其詐宣帝疑懼遣喜與明徹等焉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關外隣彊敵內有大喪殿下親實周召德冠伊霍社稷至重願留中深計慎勿致疑及湘州刺史華皎陰有異志詔授明徹都督湘州刺史仍與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等討皎皎平授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宣帝太建五年朝議北伐

公卿互有同異明徹決策請行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賜女樂一部明徹總統諸軍十餘萬發自京師緣

江城鎮相繼降款軍至秦郡齊大將軍尉破胡將兵爲
援明徹破走之秦郡降高帝以秦郡爲明徹舊邑詔具
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里榮之進爵仁州
授征北大將軍改封南平郡公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
守王貴顯保其外郭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附乘夜攻
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
脩攻具又遏肥水以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
死者十六七會齊又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
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
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
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四面
疾攻城中大震恐一鼓而禽王琳琳之獲也真舊部曲多
在明徹軍中琳素得士卒心見者皆歔欷不能仰視明徹
憲其有變即斬琳傳其首於建鄴景和懼而遁走詔以
明徹都督眾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
增封并前三千五百户詔遣謁者蕭淳就壽陽授爵明
徹於城南設壇列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登壇拜受成
禮而退將校莫不踴躍焉六年自壽陽入朝輿駕幸其

第賜賞萬計七年進攻彭城軍至呂梁齊遣援兵前後至者數萬明徹皆大破之八年進位司空詔給大都督鉞鉞龍麈尋授都督南兗州刺史其次將校除授各有差會周氏滅齊宣帝將事徐兗九年詔明徹進軍北伐令其世子慧曜攝行州事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士彥守城不出明徹仍迮清水以灌其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周遣上大將軍王軌救之輕行自清水入灌口橫流樹木以鐵鎖貫車輪遏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救軍以舫載馬乎不如前遣馬出適會明徹苦背疾甚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率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乃自決其堰乘水勢以追軍至清水口水勢漸微舟艦並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位大將軍以憂薄疾卒於長安後故吏盜其柩歸至德元年詔追封邵陵侯以其息慧曜嗣慧曜子烈字大士河東聞喜人梁員外散騎常侍猗之子少孤有志氣以驍勇聞位比譙太守奔陽內史封海安伯

胡穎字方秀吳興人也偉姿容性寬厚梁末高祖時在廣州穎深自結託從克元景平蔡路養李遷仕皆有功高祖進軍頓西昌以穎爲巴丘令鎮大皇粮糧運不至豫章以穎監豫章郡高祖率衆與王僧辯會白茅灣討侯景以穎知留府事梁承聖初元帝授穎羅州刺史隨高祖鎮京口齊遣郭元建出東關高祖令穎率衆隨侯瑱於東關大破之後從高祖龔丘僧辯又隨周文育於吳興討杜龕高祖受禪兼左衛將軍天嘉元年除散騎常侍吳興太守卒官謚曰壯二年詔享高祖廟庭子六同嗣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也世居京師少倜儻不拘小節姿貌瓌偉嗜酒好博常使僮僕屠酤爲事梁始興內史蕭介之郡度從之將領士卒征諸山洞以驍勇聞高祖時征交趾厚禮招之度乃委質侯景之亂高祖尅廣州平蔡路養破李遷仕計畫多出於度兼統兵甲每戰有功歸自白茅灣梁元帝授寧朔將軍合州刺史侯景平後追録前後戰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封廣德縣侯高祖鎮朱方除度蘭陵太守高祖遣衡陽獻王徃荆州度率所

領從焉江陵陷聞行東歸高祖平王僧辯度與侯安都爲水軍紹泰元年高祖東討社龕奉敬帝幸京口以度領宿衛并知留府事徐嗣徽任約等來寇高祖與敬帝還都時賊已據石頭城市廛居民並在其路去臺遥遠恐爲賊所乘乃使度將兵鎮于治城寺築壘以斷之明年嗣徽等又引齊寇濟江度隨衆軍破之於北郊壇以功除信威將軍郢州刺史兼領吳興太守文帝即位遷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重出爲吳郡太守天嘉元年以平王琳功改封湘東郡公及太尉侯瑱薨于湘州乃以度代瑱鎮湘州刺史秋蒲復爲侍中中軍大將軍文帝崩度讓讓合許以甲仗五十人入殿省廢帝即位進司空華皎據湘州反引周兵下至沌口與王師相持乃加度使持節車騎將軍督步軍自安成郡由嶺路出于湘東以襲湘州盡獲其所留軍人家口以歸光大二年薨時年六十贈太尉謚曰忠肅太建四年配享高祖廟庭子敬成嗣敬成幼聰慧好讀書起家著作佐郎永定元年領慶所部士卒隨周文育侯安都征王琳於沌口敗績爲琳所繫二年隨文育安都得

歸父度爲吳郡太守以敬成監郡光大元年爲巴州刺史尋爲水軍隨吳明徹平華皎太建二年以父憂去職尋起爲南豫州刺史襲爵湘東郡公大建五年除吳興太守隨都督吳明徹北討出秦郡別遣敬成爲都督率金翅自歐陽引埭渡江由廣陵齊人皆城守弗敢出自繁梁湖下淮剋淮陰山陽鹽城三郡仍進尅蠻洲進號壯武將軍鎮朐山坐於軍中輒科訂并誅新附者免官尋除安州刺史鎮宿豫卒謚曰思子敬嗣

杜稜字雄盛吳郡錢唐人也世爲縣著姓稜頗涉書傳少落泊不爲當世所知遂遊嶺南事梁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映映卒爲高祖府典書記從高祖平蔡路養率遷仕皆有功梁元帝承制授仁威將軍石州刺史上陌縣侯侯景平高祖鎮朱方以稜監義興琅邪二郡高祖謀誅王僧辯引稜與侯安都等共議稜難之高祖懼其泄已乃以手巾絞稜稜悶絕于地因閉於別室軍發召與同行及僧辯平後高祖東征杜龕等留稜與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約引齊兵濟江攻臺城安都與稜隨方抗拒稜晝夜巡警綏撫士卒未嘗解帶賊平以功除通直散

騎常侍右衛將軍丹楊尹永定元年位侍中中領軍三年高祖崩文帝在南皖時內無嫡嗣外有彊敵侯瑱侯安都徐度並在軍中朝廷宿將唯稜在都獨與蔡景歷等祕不發喪奉迎文帝文帝即位遷領軍將軍天嘉元年以預建立之功改封永成縣侯出為雲麾將軍晉陵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二年召為侍中丹楊尹廢帝即位加特進侍中光大元年解尹量置佐史給扶太建元年出為吳興太守二年徵為侍中尋加特進護軍將軍三年以公事免侍中護軍四年復為侍中右光

祿大夫將軍佐史扶並如故稜歷事三帝並見寵遇未年不預征役優遊京師賞賜優洽卒于官年七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喪事所須並令官給謚曰成配享高祖廟庭子安世嗣

周鐵虎不知何許人也語音倫重膂力過人便馬槊仕梁河東王蕭譽以勇敢聞譽為湘州以為臨烝令侯景之亂元帝遣世子方等伐譽與拒戰大捷方等死鐵虎功最及王僧辯討譽於陣獲之將烹焉鐵虎呼曰侯景未滅柰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宥之還其麾下及侯景

西上鐵虎從僧辯討廣任約獲宋子仙每戰有功元帝承
制授潭州刺史封沌陽縣子又從僧辯定建鄴降謝答
仁平陸納於湘州録前後功進爵為侯高祖既誅僧辯
鐵虎率所部降因復其本職徐嗣徽引齊寇度江鐵虎
破其水軍嗣徽平遷太子左衛率尋隨周文育拒蕭勃
文育命鐵虎偏軍襲勃合浦勃前軍歐陽顧又隨文育西
征王琳於沌口敗績與文育侯安都並為琳所禽琳見
諸將與語唯鐵虎辭氣不屈故琳盡宥文育之徒獨鐵
虎見害贈侍中護軍天嘉三年文帝又詔配食高祖廟
庭子瑜嗣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也心以勇力聞步行日二
百里便騎善游素為鄉里豪民伏侯景之亂據黟歙聚徒
黨以拒景景軍據有新安靈洗率所領來援其夜力戰於石頭西明高祖軍不
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授靈洗譙州刺史資領
利遣使招喻父之乃隆高祖義之授鬱陵太守仍助防
新安太守封巴丘縣侯後助王僧辯鎮防及高祖誅僧
京口及平徐嗣徽靈洗有功除南丹楊太守封遂安縣

侯隨周文育西討王琳軍敗為琳所拘尋與侯安都等
逃歸累遷太子左衛率高祖崩王琳前軍東下靈洗於
南陵破之虜其兵士并獲青龍十餘乘以功授都督南
豫州刺史侯瑱等敗王琳於栅口靈洗逐北據有魯山
徵為左衛將軍天嘉四年周迪重寇臨川以靈洗為都
督自鄱陽別道擊之迪又走山谷閒遷中護軍出為都
督郢州刺史廢帝即位進號雲麾將軍華皎之反遣使
招靈洗靈洗斬皎使以聞朝廷深嘉其忠因推心待之
使其子文季領水軍助防時周將元定率步騎二萬助

皎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敗乃出軍躡定定不獲
濟江以其衆降因進攻尅沔州禽其刺史裴寬以功改
封重安縣公靈洗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
以軍法誅之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亦以此德之
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
不能及也妓妾無游手並授績至於散用資財亦
并儉吝卒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壯太建
四年配享高祖廟庭子文季嗣文季字少卿幼習騎射
多幹畧果決有父風靈洗與周文育侯安都等敗於沌

口爲王琳所執高祖召陪賊諸子弟厚遇之文季最有
禮容深見賞文帝嗣位除宣惠始興王府限內中直兵參
軍累遷臨海太守後乘金翅助父鎮郢城華皎平靈洗
及文季並有扞禦之功及靈洗文季晝寢領其衆起爲
超武將軍仍助防郢州文季性至孝雖軍旅奪禮而毀
瘠甚至服闋襲封重安縣公隨都督章昭達率軍往荆
州征梁梁人與周軍多造舟艦置于青泥水中昭達遣
文季共錢道戢晝燄其舟艦既而周兵大出文季僅以
身免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大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
討至秦郡秦郡前江浦通涂水齊人並下大柱爲栰柵
水中文季乃前領驍勇拔開其柵明徹率大軍自後而
至攻剋秦郡又別遣文季攻涇州署具城進拔盱眙仍
隨明徹圍壽陽文季謹敕御下嚴整每前後所剋城
壘率皆送水爲堰土木之工動踰數萬置陣役人文季
必先於諸將夜則早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勤幹
每戰爲前鋒齊軍深憚之謂爲程虎以功除散騎常侍
帶新安內史累遷北徐州刺史如都督後隨明徹北侵
軍敗爲周所囚仍授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逃歸

至渦陽爲邊吏執送長安死于獄是時朝廷與周絶不
之知至德元年後主知之贈散騎常侍又下詔傷其廢
絶降封重安縣侯以子嚮襲封
沈恪字子恭吳興武康人也深沈有幹局初從梁新渝
侯蕭映之廣州討伐俚洞有功除中兵參軍高祖與恪
同郡情好甚暱蕭映卒後武帝南討夸貢仍遣妻子附
恪還鄉尋補東宮直後以嶺南勳除台員外散騎侍郎仍
令招集宗從子弟侯景圍臺城起東西二十山以逼城
城內亦作土山以應之恪爲東土山主晝夜拒戰以功

封東興縣侯京城陷恪間行歸鄉里高祖之討侯景遣
使報恪恪乃於東起兵相應賊平詔高祖於京口即日
授都軍副及高祖謀討王僧辯恪預其謀高祖使文帝
還長城立柵備社龕使恪還襲武康招集兵衆及潛辭誅
龕果遣副將社泰襲文帝於長城恪時已出縣誅龕黨
與高祖尋遣周文育來援長城文育至泰乃走及龕平
文帝襲東揚州刺史張彪以恪監吳興郡高祖受禪時
恪自吳興入朝高祖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兵
入因衛敬帝如別宮恪乃拱閤入見高祖即頓謝曰恪

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此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
高祖嘉其意乃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高祖踐
阼除吳興太守永定二年除散騎常侍會稽太守歷事
文帝及廢帝累遷護軍將軍至宣帝即位遷平越中郎
將都督廣州刺史恪之不至嶺前刺史歐陽紇舉兵拒險
恪不得進朝廷遣司空章昭達討紇紇平乃得入州
羅吳荒所在殘毀恪綏懷安輯被以恩惠鎮表賴之及
代還以途遠不時至為有司所奏免太建十二年遷護
軍將軍後主即位以疾拜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時年

七十四贈翊左將軍諡給事中國祕卿後主乃出舉哀葬
事所須並令資給諡曰元子法興嗣
陸子隆字興世吳郡人也祖敞之梁嘉興令父悛封氏
令子隆少慷慨有志功名侯景之亂於鄉里招聚徒黨
特張彪為吳郡太守引為將帥仍隨彪徙鎮會稽及文
帝討彪彪將沈泰吳寶眞申緒等皆降而子隆力戰敗
績文帝義之復使領其部曲文帝嗣位徵子隆領甲
仗宿衛封益陽縣子累遷廬陵太守周迪據臨川反子
隆隨章昭達討迪迪退走因隨昭達討陳應寶晉安平

子隆功最遷武州刺史改封潮陽縣伯華皎據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憚之頻遣使招子隆不從攻又不剋及皎敗於郢州子隆出兵襲袭其後因與大軍相會進爵爲侯尋遷都督荊州刺史荊州新置居公安城池未固子隆脩立城郭綏集夷夏甚得人和號爲稱職吏民詣闕求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卒謚曰威子之武嗣

之武年十六領其舊營後爲農太守乃緝吳明徹於呂梁軍敗逃歸爲人所害子隆弟子才亦有幹畧從子隆征討有功除始平太守封始康縣子卒於信州刺史

錢道戢字子韜吳興長城人也父昌深涉漢書尚令道戢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才幹高祖微時以從妹妻焉高祖輔政道戢隨文帝平張虎于會稽以功拜東徐州刺史封永安縣侯大嘉元年爲臨海太守侯安都之討留異道戢帥軍出松陽以斷其後異平以功拜都督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後與章昭達討歐陽紇紇平除左衛將軍太建二年又隨昭達征江陵以功加散騎常侍後爲都督郢州刺史與儀同黃法𣰰攻下歷陽因以道戢鎮之卒官謚曰肅子邈嗣

駱文孚字旗門吳興臨安人父裕梁鄱陽嗣王中兵參軍文孚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郎容貌非常必將遠致乘大清末文帝避地臨安文孚母陵覩帝儀表知非常人賓待甚厚及帝爲吳興太守引文孚爲將帥從平杜龕張彪勇冠衆軍文帝即位封臨安縣侯位越州刺史初文孚母卒時兵荒至是始葬詔贈臨安國太夫人謚曰恭太建八年文孚累遷散騎常侍入直殿省十年授豐州刺史至德二年卒贈廣州刺史子義嗣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也世爲冠族父脩道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瑒少倜儻好讀書博涉經史尤明吉凶仕梁爲邵陵王中兵參軍大清之難授假節宣猛將軍主王僧辯之討侯景也王琳爲前軍琳與瑒親姪乃表薦爲宜都太守後以軍功封富陽侯敬帝立累遷巴州刺史及高祖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瑒爲少府卿尋以瑒爲安西將軍都督郢州刺史總留府之任周遣大將軍史寧率衆攻逼因風縱火燒其城樓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親自撫巡行酒賦食士卒皆爲之用周人苦攻不能尅及

王琳乘勝而進周兵乃解瑒於是盡有中流之地王僧辯誅瑒集其將士而謂之曰吾與王公陳力協義同獎梁室亦已勤矣今時如此天可違乎乃奉表歸陳天嘉元年授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封定襄縣侯瑒懷不自安乃固請入朝徵爲侍中領軍將軍未拜而文帝謂瑒曰昔朱買臣願爲本郡卿豈有意授乎乃改授安東將軍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將之鎮乘輿幸近饑餞送鄉里榮之秩滿徵拜散騎常侍中護軍及留異反據東陽詔瑒督舟師進討異平遷鎮右將軍頃之出爲建安太守太建四年爲都督荊州刺史山蠻鎮公安瑒增浚池城懷服邊遠爲隣境所憚居職六年以公事免及吳明徹軍敗呂梁詔授都督緣江水陸諸軍事尋授都督郢州刺史十二年坐疆場交通抵罪後主嗣位復爵急歷位度支尚書侍中祠部尚書後主頻幸其宅賦詩述勳德之美展君臣之意焉遷五兵尚書領左軍將軍侍中如故禎明元年卒官後主臨哭盡哀謚曰桓瑒事親以孝聞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其自居處頗失於奢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賞客

填明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
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
亦一時之勝賞焉常於山齋設講肆集賢儒之士冬夏
資奉爲學者所稱而歷已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輿皇
寺朗法師該通繹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
傾心又巧思過人爲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有
鑒識男女婚姻皆擇素貴及卒尚書令江總爲之銘誌
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户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鏤
之其詞曰秋風動竹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河日月宿
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
以爲榮瑒二十一子咸有父風第二子訓頗知名位高唐太守陳亡入隋
徐世譜字興宗巴東魚復人也世居荊州爲主帥征伐
蠻蜑至世譜尤勇敢有膂力善水戰梁元帝之爲荊州
世譜將領鄉人事焉侯景之亂因預征討累遷至員外
散騎常侍尋授水軍從司徒陸法和與景戰於赤亭湖
時景軍盛世譜乃別造樓船拍艦火舫水車以益軍勢
將戰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生禽景將任約景退走

因隨王僧辯攻郢州世譜復棄大艦臨其倉門賊將宋
子仙據城降以功除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邑五百戶
仍隨僧辯東下當爲軍鋒侯景平以功除通直散騎常
侍鄱州刺史資領河東太守增邑并前一千戶西魏攻
荆門世譜鎮馬頭岸據有龍洲梁元帝授侍中使持節
都督江南諸軍事鎮南將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江
陵陷沒世譜東下依侯瑱紹泰元年徵爲侍中左衛將
軍高祖之拒王琳其水戰之具悉委世譜世譜性機巧
解舊法所造器械並隨機損益如思丑人永定二年遷
護軍將軍文帝嗣位加特進右光禄大夫尋以疾失明
謝病不朝卒謚曰桓

周敷字仲遠臨川人也爲郡豪族敷形貌眇小如不勝
衣膽力勁果超出時輩性豪俠輕財重士鄉黨少年任
氣者皆歸之侯景之亂鄉人周續合衆以討賊爲事梁
内史始興蕃王琛聞敷以郡讓續續所部有欲侵掠穀者
敷擁護之親率其黨送至豫章時梁觀寧侯蕭永長
樂侯蕭基豐城侯蕭泰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之
敷愍其危懼厚加給卹送之西上俄而續部

下將帥爭權殺續迪素無簿閥又失衆心倚
敷族望深求交結故
迪據臨川之王塘故
寧州刺史封西豐縣
頃與琳黨李孝欽等
敷功最多熊曇朗之
破之曇朗走巴山郡敷與周迪黃法𣰰進兵擊之王琳
平後散騎常侍豫章
敷遣使進號安西將軍令還鎮豫

周迪素無簿閥又失衆心倚
能自固事迪甚恭迪大憑仗之
臨川故郡侯景平梁元帝授敷
高祖受禪王琳據有上流余孝
殺周文育據豫章將兵襲敷敷大
共圍周迪敷助於迪迪禽孝頃等

章周迪以敷素出巳下超致顯達深不平乃舉兵反遣
弟方興襲敷敷大破之仍從都督吳明徹攻破迪禽方
興并遷都督南豫州刺史迪又收餘衆襲東興文帝遣
都督章昭達征迪敷又從軍至定川縣與迪相對迪紿
敷求還朝欲立盟敷許之方登壇爲迪所害謚曰脫子
智安嗣位至太僕卿

荀朗字深明潁川潁陰人也祖延祖梁潁川太守父伯
通衛尉卿朗少慷慨有將帥大略侯景之亂據巢湖無
所屬臺城陷沒後梁簡文帝密詔授朗豫州刺史令與

外蕃討侯景景使其儀同宋子仙任約等頻征之不能
尅時都下饑朗更招致部曲衆至數萬侯景敗於巴陵
朗截破其後重景平後又別破齊將郭元建於跖踢山
及魏尅荊州高祖入輔齊遣蕭軌東方老等來寇據石
頭朗自宣城來赴與侯安都大破之高祖受禪賜爵興
寧縣侯以朗兄昂爲左衛將軍弟晏爲太子右衛率高
祖崩宣太后與舍人蔡景歷祕不發喪朗弟曉在都微
知之謀率其家兵襲臺事覺景歷殺曉仍繫其兄弟文
帝即位並釋之因厚撫朗令與侯安都等拒王琳琳

遷都督合州刺史卒謚曰壯子法尚嗣法尚少俶儻有
文武幹器禎明中爲都督鄂州刺史及隋軍濟江法尚
降入隋歷邵觀綿豐四州刺史巴東敦煌二郡太守
周炅字文昭汝南安成人也祖強齊梁州刺史父靈起
梁廬桂二州刺史保城縣侯炅少豪俠任氣有將帥才
梁太清元年爲弋陽太守侯景之亂元帝承制改授西
陽太守封西陵縣伯以軍功累遷都督江州刺史進爵
爲侯高祖踐阼王琳擁據上流炅以江州從之後爲安
都所禽送都文帝釋之授定州刺史帶西陽武昌二郡

太守太建五年爲都督安州刺史改封龍源縣侯其年隨都督吳明徹北討所向剋捷一月之中獲十二城敗齊尚書左丞陸騫軍進攻巴州尅之於是江北諸城及穀陽土人並誅其渠帥以城降進號和戎將軍仍敕追昃入朝後梁定州刺史田龍昇以城降詔以爲定州刺史封赤土亭王及昃入朝龍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齊遣歷陽王高景安應之於是令昃爲江北道大都督總統衆軍以討龍昇斬之盡復江北之地進號平北將軍卒於官贈司州刺史改封武昌郡公謚曰壯

悉達字志通扶風郿人也祖斐齊衡州刺史陽塘侯父益之與雲麾將軍新蔡義陽二郡太守悉達幼以孝聞起家爲梁南平嗣王中兵參軍侯景之亂悉達糾合鄉人保新蔡力田菽粟以給軍儲時兵荒京都及上川饑死者十八九有得存者皆攜老幼以歸焉悉達分給糧廩濟活甚衆仍於新蔡置頓以居之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領兵隨王僧辯平侯景梁元帝授持節仁威將軍北江州刺史敷帝即位王琳據有上流留異余孝頊周迪等所在蜂起悉達撫綏五郡甚得民和士

卒樂爲之用琳授悉達鎮北將軍高祖時亦遣趙知禮
授征西將軍江州刺史谷送鼓吹女樂悉達西授之遷
延顧望高祖遣安西將軍沈泰潛謀襲之不克齊遣行
臺慕容紹宗以衆三萬來攻蠻口諸鎮兵甲甚盛悉達
與戰大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王琳欲圖東下以悉達
制其中流遣使招誘悉達終不從琳不得下乃連結於
齊共爲表裏齊遣清河王高岳助之相持歲餘會裡將
梅天養等懼罪乃引齊軍入城悉達勒麾下數千人濟
江而歸高祖見之甚喜曰來何遲也對曰臣鎮撫
上流願爲藩屏陛下授臣以官恩至厚矣沈泰襲臣威
亦深矣然臣所以自歸於陛下者誠以陛下豁達大度
同符漢祖故也高祖笑曰卿言得之矣授平南將軍北
江州刺史封彭澤縣侯悉達使氣任俠不以富貴驕人
雅好詞賦招禮才賢與之賞會文帝即位遷安南將軍
吳州刺史遭母憂哀毀過禮因遘疾卒時年三十八贈
安左將軍諡曰孝侯子覽嗣悉達弟廣達臺城陷戰敗
被執以憂憤卒列在忠義傳

蕭摩訶字元滅蘭陵人也父諒梁於興郡丞摩訶隨父

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姊夫蔡路養時在南康乃收養
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高祖赴援京師路養起
兵拒高祖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
路養敗摩訶歸侯安都常從征討安都遇之甚厚及任
約徐嗣徽等引齊兵爲寇高祖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
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
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被圍
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稍解去安都乃免以平
留異歐陽紇功累遷武太守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

授徐州刺史禎明二年元會徵摩訶還朝賀若弼乘虛
濟江襲京口摩訶請率兵逆戰後主不許及弼進鐘山
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聲援猶遠且其壘塹未堅人情
惶懼出兵掩襲必大剋之後主又不許及隋軍大至後
主謂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人
日之事兼爲妻子後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賜令
中領軍黃廣逆陳兵白土岡居衆軍之南鎮東大將軍
任忠次之護軍將軍樊毅部當尚書孔範又次之摩訶
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

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後
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雖領勁兵八千初無戰意唯
魯廣逵田瑞以其徒力戰賀若弼及所部行軍七總管
楊牙韓洪貴明黃昕張默言達奚隆張辯等甲士九八
千各各勒陣以待之弼躬當魯廣達麾下戰死者二百
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蹇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
獻後主求賞金銀弼更趣孔範孔範兵暫交便敗走陳軍
盡潰死者五千人諸門衛皆走黃昕馳燒北掖門而入
貴明禽摩訶以送弼以刀臨頸詞色不撓乃釋而禮之
及京城陷賀若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訶請
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皆不能仰視隋文帝聞摩訶抗
答賀若弼曰壯士也此亦人之所難其年入隋授開封
府儀同三司尋從漢王諒向并州同諒作逆伏誅年七
十三摩訶訥於言恂恂然若不能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
奮發所向無前年未弱冠從高祖平京口性好儉無
日不畋游及安都征伐

子世廉有父風

性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徧[illegible]
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 [illegible]為之歔欷終身
不執刀斧時人嘉焉摩訶有騎士陳智深者勇力過人
以平叔陵功為巴陵內史摩訶之戮也其子先已籍沒
智深收摩訶尸手自殯斂感行路君子義之頼川陳
禹亦隨摩訶征討有識量涉獵經史解風角兵書頗能
屬文便騎射官至王府諮議
任忠字奉誠小名繳元奴汝陰人也少孤微不為鄉黨所
齒及長論說多計畧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州里少年皆
附之梁鄱陽王蕭範為合州刺史聞其名引置左右侯
景之亂忠率鄉黨數百人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景將
王貴顯於壽春與戰却敵會士人胡通聚衆寇抄範命
忠與主帥楊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嗣率衆入
援會京城陷旋戍晉熙侯景平授湯寇將軍王琳立蕭
莊署忠為巴陵太守琳敗還朝授明毅將軍安湘太守
仍隨侯瑱進討巴湖累遷豫章太守衡陽內史華皎之
舉兵也忠豫其謀及皎平宣帝以忠先有密啓於朝廷
釋而不問太建初隨章昭達討歐陽紇於廣州以功授

直閤將軍遷武毅將軍廬陵內史被蒲入爲右軍將軍
五年衆軍北伐憲將出西道擊走齊歷陽王高景安於
大峴逐北至東關仍剋其東西一城進軍攻顗譙並拔
之徑襲合肥入其郛進剋霍州以功授員外散騎常侍
封安樂縣侯呂梁之喪師也忠全軍而還尋授忠都督
壽陽新蔡霍州緣淮衆軍霍州刺史入爲左衛將軍遷
平南將軍西豫州刺史加都督率步騎趣歷陽周遣王
延貴爲援忠大破之生禽延貴後主嗣位進號鎮南將
軍給鼓吹一部入爲領軍將軍加侍中改封梁信郡公
出爲吳興內史及隋兵濟江忠自吳興入赴屯軍朱雀
門後主召講摩訶以下於內殿定議忠曰兵法客貴速
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兵固宜守臺城緣淮立柵
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
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一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言其
度江將士已被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
今聞臣往必皆景從可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
諸軍不擊而自兵待春水長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
流赴救此良計也後主不能從明日歎然曰腹煩殺人

嗥蕭郎作一打忠叩頭苦請勿戰後主從孔範言乃戰於是赴白土岡陣及軍敗忠馳入臺見後主言敗狀啓云官好住無所用力後主與之金兩縢曰爲我於南岸收募人猶可一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檝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後主信之救忠出部分忠辭云臣處分訖即當奉迎後主令宮人裝束以待忠久望不至時隋將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率數騎徃石子岡降之仍引擒虎軍共入南掖門臺城陷隨例入長安授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七隋文帝後以散騎常侍袁充能直言

於後主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横尸六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子幼武位儀同三司

樊毅字智烈南陽湖陽人也祖方興梁散騎常侍司州刺史魚復縣侯父文懿梁散騎常侍東益州刺史新蔡縣侯毅家本將門少習武善騎射侯景之亂率部曲隨叔父文皎援臺城文皎於青溪戰死毅赴江陵乃緑王僧辯討河東王蕭譽以功除右中郎將代兄俊爲梁興太守領三州游軍隨宜豐侯蕭脩討陸納於湘州軍次

已陵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軍中將士皆驚擾毅獨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擊鼓申令衆乃定焉以功封夷道縣伯尋除天門太守進爵爲侯及西魏圍江陵毅率郡兵赴援會魏尅江陵爲後梁所俘父之遁歸高祖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奔齊太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還朝太建初爲豐州刺史封高昌縣侯入爲左衛將軍五年衆軍北伐毅攻廣陵焚子城拔之擊走周軍及呂梁喪師詔以毅爲大都督率衆度淮對清口築城與周人相抗霖雨城壞毅全軍自拔還遷中領軍十一年周將梁士彥圍壽陽詔以毅爲都督北討前軍事十三年爲荊州刺史後主即位改封逍遥郡公入爲侍中護軍將軍及隋師濟江毅謂僕射袁憲曰京口採石俱是要所宜各領卒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大事去矣諸將咸從其議會施文慶等寢隋兵消息毅計不行臺城平隨例入關卒毅弟猛字智武幼倜儻有幹畧及長便弓馬膽氣過人青溪之戰猛自旦訖暮與侯景軍短兵接戰殺傷甚衆臺城平隨兄毅西上梁南安侯方

矩爲湘州以猛爲司馬會武陵王紀舉兵自蕪湖東下方智遣猛隨都督陸法和進軍拒之猛手禽紀父子三人斬於觸中盡收其船艦器械以功封安山縣伯進軍撫定梁益還遷司州刺史進爵爲侯永定二年周文育等敗於沌口爲王琳所獲琳乘勝將爭南中諸郡遣猛與李孝欽等將兵攻豫章進逼周迪軍敗爲迪所執尋遁歸王琳琳敗還朝天嘉二年授永陽太守太建中以軍功封富川縣侯歷散騎常侍荆州刺史入爲左衛將軍後主即位爲南豫州刺史隋將韓擒虎之濟江猛在

都下第六子巡攝行州事擒虎進軍攻陷之巡及家口並見執時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爲水軍於白下游弈以禦隋六合兵後主知猛妻子在隋懼有異志欲使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喻毅毅不悅摩訶以聞後主重傷其意乃止積明三年入隋

裴忌字無畏河東聞喜人也祖鬱梁中散大夫叔祖邃梁豫州刺史邃自有傳父之平字如原少倜儻有志畧以軍功封費縣侯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文帝初除光祿大夫慈訓宮衛尉並不就天康元年卒

於家謚曰禧忌少而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爲當時所
稱侯景之亂招集勇力乃隨高祖征討及高祖誅王僧
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高祖遣黃侃攻之不能尅
命忌勒部下精兵自錢唐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
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吳郡高祖嘉之
表授吳郡太守天嘉五年累遷衛尉卿封東興縣侯及
華皎稱兵上流宣帝時爲錄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討
委忌總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宣帝即位改封樂安縣侯
歷位都官尚書及吳明徹督衆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
徹軍淮南平授豫州刺史忌善於撫綏甚得人和及明
徹進軍彭汴以明徹資都督忌與明徹俱進呂梁軍敗
見囚于周授上儀府儀同三司四年卒於長安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世微賤侯景之亂寓都下景
平文帝以安吳舊望高平十六尚總角容貌美麗狀似
婦人从之宴飲部伍雜戲欲還鄉里文帝見而問曰卿
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帝改名之性恭謹恒
執備身之役傳酒炙帝性急子高恒會意旨稱長胥騎
射頗亦驍果願爲將帥及子村龕配以士卒文帝甚愛

之未嘗輒拜右帝嘗夢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
而升文帝之討張虔也沈表等先降帝據有州城周文
育鎮北郭春巖寺張虔自劉縣夜還襲城文帝自北門
出會卒闇夕軍人擾亂唯子高在側文育乃遣子高自
亂兵中往見文育及命副登令於閤中又往慰勞衆軍文
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入文育因共立柵明日敗虔虔
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分配子高子高亦輕財
禮士歸之者甚衆文帝嘗軍將軍封文招縣子
及王琳平子高所統甚多[illegible]
皆任使焉天嘉六年為右衛將軍文帝不豫入侍醫藥
廢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宣帝入輔子高兵權過重深不
自安好參訪臺閣又求出為衡廣諸鎮光大二年八月
前上虞縣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宮其謀反宣帝在尚書
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子高預焉執送廷尉其
夕與到仲舉同賜死父延慶及子弟並原宥

華皎晉陵既陽人也世為小吏皎梁代為尚書比部令
史侯景之亂事景之黨王偉高祖南下文帝為景所囚
皎遇文帝甚厚及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皎為都録

事深見委任及文帝平杜龕仍配以兵御下分明善於撫接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天嘉元年封懷仁縣伯五百戶

琳東下皎隨侯瑱拒之琳平知江州事後隨都督吳明徹征周迪迪平以功進爵為侯仍授都督湘州刺史皎起自下吏善營產業又征川洞多致銅鼓及生口並送都下廢帝即位改封重安縣公韓子高誅後皎內不自安光大元年密啓求廣州以觀時主意宣帝優許之而詔書未出皎亦遣使弓周兵又崇奉梁明帝主馬甚盛詔乃以吳明徹為湘州刺史實欲以經東兵襲之憲皎先發乃前遣明徹衆三萬乘金翅直趣郢州又遣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艦繼之時梁明帝遣水軍為皎聲援周武帝遣衛公宇文直頓魯山又遣柱國長湖公元定攻圍郢州梁明帝授皎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陽內史任蠻奴巴陵內史潘智慶岳陽太守章昭裕桂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錢明並隸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因為之用帝恐上流宰守並為皎扇惑乃下詔曲赦湘巴二州其賊主帥節將並許開恩出首皎以大艦載薪因風放火燒而風轉自焚皎大敗乃

與戴僧朔奔江陵元宗等無復船度步趣巴陵巴陵城
已爲官軍所據乃降送于建鄴皎遂終於江陵其黨並
誅唯任蠻奴章昭裕曹宣劉廣業獲免
孔奐字休文會稽人也世爲冠族六世祖靖宋關内侯
同三司祖臻齊太子舍人三公郎父幼孫梁寧遠枝江
公主簿無錫令奐數歲而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
屬文經史百家莫不通涉沛國劉顯以博學稱每共奐
談論深相歎美乃執奐手曰昔伯喈賞素秉與仲宣吾
當希彼蔡君足下無媿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贈行止須

州舉秀才射策高第起家揚州主簿不就後遷尚書儀
曹侍郎時左户郎沈炯爲飛書所謗將陷重辟連官臺
閣人懷憂懼奐廷議理之竟得明白侯景陷建鄴朝士
並被拘繫或薦奐於賊帥侯子鑒乃脫桎梏厚遇之令
掌書記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畏屈奐獨無所下或
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在豈可取媚凶醜以
求全乎時賊徒剥掠子女拘逼士庶奐保持得全者甚
衆尋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之喪唯奐及
吳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法度並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

僧辯先下辟書引奐爲左西掾梁元帝於荆州即位徵奐及沈炯並令西上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敕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爲朝廷所重如此僧辯爲揚州刺史又補從事史時景新平每事豆劄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博物彊識甄明故實閒無不知儀注體式牋表書翰皆出於奐高祖作相除司徒左長史遷給事黄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來寇軍至後湖都邑搔擾四方雍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奐爲建康令

累歲兵荒戶口流散勑敵忽至征求無所高祖剋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決戰大破賊高祖受禪遷太子中庶子二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梁齊已來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由阿富人殼縞見奐甚敬素乃餉以衣襠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禄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文帝即位徵爲御史中丞奐性剛直善持理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又遷

於政體每所裁正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奐決遷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令人重除御史中丞尋為五兵尚書掌詔誥時文帝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共奐決之及帝疾篤為奐與宣帝及到仲舉并吏部尚書袁褒樞中書令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文帝嘗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未輯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奐乃流涕歔欷跪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為周旦廢立之事臣不敢

文帝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矣乃用奐為太子詹事文帝崩廢帝即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出為南中郎廣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宣帝即位為始興王長史奐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勅書殷勤勞問太建六年為吏部尚書八年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剋復淮泗徐豫守長降附相繼封賞選敘紛紜重疊奐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鑒識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為屈始興王叔陵

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奐曰衮章之職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宣帝帝曰始興舅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王後奐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帝帝許之奐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奐又奏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其正直如此初後主欲官其私寵微諷於奐奐不從及左僕射陸繕遷職宣帝欲用奐代繕已草詔訖爲後主所抑遂不行十四年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領前軍將軍未行改領弘範宮衛尉至德元年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安紹新紹忠紹忠字孝揚亦有才學位太子洗馬鄱陽王棄曹掾

王冲字長深琅邪臨沂人宋太保弘玄孫也祖僧衍位侍中父茂璋字彪光仕梁位給事黃門侍郎尚梁武帝妹新安公主卒於齊世梁武深鍾愛冲賜爵東安亭侯尋遷侍中南郡太守習於法令政號平理雖無赫赫之譽父而見思喜聽音樂習歌舞善與人交貴游之中聲名籍甚侯景之亂元帝承制冲求解南郡讓王僧辯并獻女妓十人以助軍賞侯景平授丹楊尹魏平江陵敬帝為太宰承制以冲為左長史紹泰中累遷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給扶高祖受禪領太子少傅加特進左光祿大夫領丹楊丑參撰律令帝以冲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燕之上賜以几杖大元年薨年七十六贈司空謚曰元簡冲有子二十人並致通官第十二子瑒字子璵沈靜有器局美風儀梁常時位太子中庶子高祖入輔以為司徒左長史文帝即位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父冲嘗為瑒辭領中庶子文帝顧冲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大十微有瑒風法耳宣帝即位歷中書令吏部尚書瑒性寬和務清靜無所拘

楊遵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參選事景瑒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徧及近親敦誘諸弟嘗稟其親訓卒贈特進謚曰光子瑒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年三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齊以陳郡袁憲為副憲齊以王琳故囚之齊文宣每行戮死囚以從齊人呼曰思御囚每盛怒則召殺之瑜及憲並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復為侍中卒謚曰子

王通字公達琅邪臨沂人也祖梁侍中特進父琳司徒左長史母汝南周氏武帝妹義興公主通兄弟九人並知名

兄銓錫敞前史俱有傳通生梁以為尚書左僕射高祖受禪遷吏部尚書與公齊名光祿大夫六年加特進侍中將軍光祿如故太拜卒謚曰成通弟勱字公齊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仕梁為輔出鎮京口勱將隨之蕃范陽張纘別纘言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為太子洗馬後為南徐州別駕從事出入同車梁武謁園陵道出朱方勱隨例迎候勑令從容獨所經山川莫不顧

閤勳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容進顧樓賦詩辭義清
典帝甚嘉之時河東王爲廣州刺史乃以勳爲冠軍河
東王長史南海太守王至嶺南多所侵掠因懼罪稱疾
委州還朝勳行府州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
勳獨以清白著聞入爲給事黃門侍郎侯景之亂奔江
陵歷位晉陵太守時兵飢之後郡中凋弊勳爲政清簡
吏民便安之徵爲侍中遷五兵尚書會魏軍至元帝徵
湘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入援以勳監湘州及魏平江陵
敬帝承制以爲中書令加侍中尚高祖司空丞相長史
侍中中書令並如故乃肅勅平以勳爲廣州刺史未行
改爲衡州刺史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攜貳勳不得之鎮
留于大庾嶺太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
以勳爲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勳
政德詔許之徵爲中書監重授尚書左僕射領右軍將
軍卒謚曰溫子勳弟質字子貞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
以武帝甥封中山亭侯太子中舍人無子侯景濟江
質領步騎頓于宣陽門外景軍至鄴質不戰而潰爲桑
門潛匿人間城陷後西奔荊州元帝承制歷位侍中吳

州刺史領鄱陽內史魏平荊州瓊鎮盆城與質不協質率所部依于留異永定二年高祖命質率所部隨鄱陽王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高祖命文育殺質文育啓救之獲免文育啓救之獲免文帝嗣位以為五兵尚書宣帝輔政為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傅徒免官後為鄱陽內史卒謚曰安子質弟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錫封莫口亭侯位丹楊丞梁元帝承制以為相國户曹屬掌管記尋聘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為太子中庶子遷尋陽太守

魏尉荊州固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居信安縣永安侯確移居吳郡文帝以固清靜且欲申以婚姻天嘉中歷位中書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以其女為皇太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即位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宣帝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妳媼恒來往禁宮頗宣密旨事洩坐黨誅宣帝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素優免所居官禁錮太建中卒於太常卿謚恭子固清簡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因宴饗際請得殺羊羹於園前跪拜又宴毘

明池貌人以兩人嗜魚大設罟網罔以佛法呪之遂一
鱗不獲子寬位侍中
王猛字世雄本名真琅琊臨沂人宋贈太常准之玄孫
也祖進之梁左衛將軍父清鎮東府長史新野東陽二
郡太守承聖末爲歐陽頠所殺事具清本傳清之遇害
也猛時年五歲文帝度浙江訪之將加夷滅母章氏攜
之遁干會稽遂免及長勤學不倦博涉經史兼習孫吳
兵法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不聽言樂蔬食布衣以喪
禮自處宣帝立爲始興王位太建初徵補鄱陽王府中兵
參軍再遷永陽王府錄事參軍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
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嘉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
明徹畧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吏不遷大子右衛率徙晉
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
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至德初徵爲左驍騎將軍
加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範施文慶等並相比周害
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
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廣州刺史陳
方慶共取靖猛至即禽靖送建鄴進爵爲公加先勝將

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發廣往等二十州兵討領外荒
梗所至皆平禎明二年招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四
州諸軍事尋命從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
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
王伯信並隸猛督府各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
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以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
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藁不食數日甲包胥獨何人
哉因勒兵緣江拒守以固誠節及蕃後主不死乃遣其
部將辛昉馳驛赴京師詔詰款隋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懷
其舊主送故情深即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
又是我之功臣即日拜昉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
軍總管韋洸便留嶺表經畧猛母妻子先留建鄴因隨
後主入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別賚物一千段又遣璽
書勞猛仍訊平山越馳驛奏聞時文帝幸河東會猛使
至大悅楊素賀因曰昔漢武此地聞喜用改縣名王猛
今者告捷遠符前事於是又降璽書褒賞以其長子繕
為開府儀同三司猛尋卒於廣州文帝聞而痛之遣使
弔祭贈上開府儀同三司封歸仁縣公命其子繕襲仍

授普鄉刺史仁壽元年繼弟續表陳猛志求葬關中詔
許之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軍事諡曰威
到仲舉字德言彭城武原人宋護軍將軍彥之玄孫也
父洽梁贈侍中仲舉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仕梁爲長
城令政號廉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
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聲儀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
深自結納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
照于室內田是祗事益恭及侯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
以仲舉爲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爲文帝賓客文帝嗣位
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
三年遷尚書左僕射加揚君參掌如故改封建昌縣侯
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其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衰褊
性疎簡不干時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醵飲而已
文帝積年寢疾不親萬機尚書中書事皆使仲舉斷決
天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帝
崩宣帝受遺詔爲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
舍人劉師知殺不佞以朝望有歸仍遷不佞宣旨遣宣
帝還東府事發師知下獄賜死暹不佞並付推乃以仲

舉為貞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仲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為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十馬是年遷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既廢居私宅與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其事宣帝收子高仲舉及郁並於獄賜死郁諸男女以帝甥獲免

庾持字元德潁陰人也父沙彌梁邵陵王參軍沙彌有至性列在孝友傳持少孤性亦至孝父憂居喪過禮篤志好學仕梁為尚書左丞戶部後兼建康監文帝為吳興太守以為郡丞兼掌書翰天嘉初為尚書左丞封崇德縣子拜封之日請令史為客受其餉遺文帝怒之因坐免後為臨安令坐杖殺人免還為給事黃門侍郎歷鹽官令祕書監知國史事又為少府卿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卒持善草書每屬辭好為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子自直在文苑傳

許亨字享道高陽新城人也父懋梁太子中庶子自有傳亨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羣書多識前代舊事甚為南陽劉之遴所重梁太清初為西中郎記室兼太

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會梁邵陵王自東至訊爲諮
議參軍王僧辯之襲郢州素聞其名召爲儀同從事中
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政朝務
一以委之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高祖受禪爲
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高祖之誅王僧辯也
以僧辯及其子顧冕於方山搖坎埋瘞至是無敢言改
葬之者亭乃表請葬之詔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
以家財營葬凡七柩皆改窆焉光大中宣帝入輔以亭
貞正有古人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舉之
謀出宣帝宣帝聞亭亭勸勿奉詔宣帝即位拜衛尉卿
卒於官亭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亡失後撰梁史
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後所制衣文筆六卷子善心位尚
書度支侍郎入隋位終通議大夫行給事中列在文苑
傳

褚玠字溫理河南陽翟人也祖澐字士洋仕梁爲曲阿
令歷晉安王中録事並負郎烏程令兄游亡棄縣還爲
太尉屬延陵令中書侍郎太子率更令御史中丞湘東
王府諮議參軍辛澐之爲縣令清慎可紀好學解音律

重賓客雅爲湘東王所親愛漂生玠蒙蒙位太子舍人蒙
生玠玠九歲而孤爲叔父驃騎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
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
屬文詞義典實不尚淫靡起家王府記室天嘉中兼通
直散騎常侍聘齊還遷中書侍郎大建中山陰縣多豪
猾前後令甘以贓汚免宣帝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
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於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曰褚
玠廉儉有幹用未審堪其選不帝曰善卿言與朕意同
乃除戎昭將軍山陰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
吏賄賂通姦全丁亡戶類多隱沒玠鑒次的等具狀啓
臺宣帝手勅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
戶時舍人曹義達爲宣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義
達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
吏民股慄莫敢犯者帝手勅尉勞後爲義達所譖坐免
官玠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
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嗤玠非百里才玠答曰吾委輸
課最不後列城除害去暴姦竭蹶若謂其不能自潤
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爲信

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米二百斛於是勅還都
太子愛其文辭令入直殿省東宮管記遷御史中丞
率玠剛毅有膽決善騎射嘗從司空侯旻部於徐州出
獵遇虎玠射之載發皆中口入腹俄而虎斃及爲御史
中丞甚有繩糾之稱自梁末喪亂朝章廢弛司憲因循
守而勿革玠方欲改張大爲條例綱維略舉而卒皇太子
親製誌銘以表惟舊至德二年贈祕書監玠所製雜文二
百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世子庶位尚書殿中侍郎

袁憲　蔡凝
沈衆　毛喜
劉師知　陸山才
蕭岐　虞荔
宗元饒　周弘正
周知禮　弟弘讓
蕭君理　弟君高　君公

虞潭　顧眆　江虨　周訪正　陸纂　張龜　陳嶠　熊甘簡　留異　周迪　陳寶應

袁瓌字踐言陳郡陽夏人也祖昂涼司空自有傳父君正吳郡太守瓌美容望義性沈敏好學手不釋卷家本顯貴貲產充積而瓌獨屢空率素務與交往非公事未嘗出游榮利之懷淡如也侯景之亂瓌往吳郡省父覲平於官時四方擾亂人懷苟免瓌居喪以至哀閉戶僮僕平侯景鎮建鄴衣冠雲集請瓌杜門靜居瓌不求聞達紹泰中歷吏部尚書左僕射吳郡太守永定中徵爲侍中掌選遷都官尚書領學明悉舊章初高祖長女永嗣公主先適陳留袁氏生子已出主又適已出並卒子

案時高祖受命唯三王是封至景帝尚書請議加藏駙
馬都尉並贈侯印諸侯議曰春王娶元下嫁必適諸侯同姓
爲主聞於公主之義單服不舉示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
興列侯尚主其數猶降嫡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
或以假諸功臣稍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
車取爲號雖戚猶同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
已來因爲瞻准王姬之望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
級寧可分當而爵假駙馬之位乃宗於皇女也今
公主早薨依儷已絕號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安

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晉武踐阼而主已上表始中追
贈公主元凱無後駙馬之號汎示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
薨天監初主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校明無勞
此授今宜追贈亭侯時議以爲當天嘉二年爲吏部尚
書領丹楊尹以葬父拜表自解詔令舉哀訖停宅視郡事
服闋還職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銓衡汲引並出
於襁舉薦多會上旨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
有遊其門者廢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卒謚曰簡歛有
集十卷行於世弟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汎示武

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嘗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每有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賞焉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年十四被詔爲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神彩在學一歲國子正言生謁祭酒到溉溉目送之愛其神彩在學一歲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文豪入室授以麈尾令憲置義時謝岐何敏弘正謂岑曰卿還語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爲安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奧賾得無滯此後生邪何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語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爲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與東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爲兒買第邪學司衡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隨對剖析如流到溉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案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欠尘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

晉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南沙公主梁簡文帝女也大同元年釋褐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逼憲東之吳郡尋丁父憂哀毀過禮高祖作相除司徒戶曹初謁遂抗禮辰揖中書令王勱謂憲曰卿何矯衆不拜録公憲曰於理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陳受命授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黄門郎王瑜便齊數年不遑天嘉初乃還太建三年累遷御史中丞羽林監文帝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屢遣取人馬憲劾奏免叔英自是朝野嚴憚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即同鞫爲帝言之所申理甚衆嘗陪讌承香閣宿退之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從容山亭談宴終日帝目憲而謂後曰袁家故爲有人其見重如此自侍中遷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改授南康內史遷吏部尚書憲以父居清顯累表自求解任帝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別相甄録且勿致辭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良兄樞爲左僕射至是憲爲右僕射故臺省目樞爲大僕射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及宣帝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

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預有力焉
後主被劉病篤執憲手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羣
情喁喁冀聖朗康復後事之旨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
縣伯領太子中庶子尋除侍中太子詹事及太子加元
服行釋奠禮憲表請解職不許尋給扶二人皇太子頗
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
子雖外示容納心無悛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
安王為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憲厲
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德非宅心姻是何人輕
廢立慫慂廢太子為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歎
曰袁德章骨鯁之臣即日詔為尚書僕射禎明三年隋
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兵衛皆散朝士
各藏匿唯憲侍左右後主謂憲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
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柏後凋也非惟由我無德
亦是江東衣冠盡後主遽將避匿憲正色曰比兵
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
御前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以待之不從因下榻馳
去憲從出後堂景陽殿後主投井中憲拜哭而出及至

長安隋文帝重其雅操下詔以爲江表稱首授開府儀
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十四年授晉王廣府長史十八
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將軍安成郡公謚曰簡長子承家
仕隋至秘書丞國子司業憲叔父敬字子恭純素有風
格幼便好學老而無倦仕梁位太子中舍人魏剋江陵
流寓嶺表高祖受禪敬在廣州依歐陽頠頠卒其子紇
據州將有異志敬累諫不從宣帝即位遣章昭達討紇
紇將敗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徵爲太子中庶子歷左
户都宮二尚書太常卿加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加特

進至德三年卒謚靖德子子亮友嗣敬弟泌字文洋清
正有幹局容體魁岸志行脩謹仕梁歷諸王府佐侯景
之亂泌兄弟正爲吳郡太守梁簡文帝在東宮版泌爲
東宮領直令往吳中召募士卒及景圍臺城泌率所領
赴援城陷依鄱陽嗣王範範卒泌降景景平王僧辯表
泌爲冨春太守兼丹楊尹貞陽侯蕭淵明僭位以爲侍
中使於齊高祖受禪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莊往三琳所
及莊稱尊號以泌爲侍中丞相長史琳敗衆皆散唯泌
輕舟送達于北境屬莊於御史中丞劉仲威然後拜辭

歸陳請罪文帝深義之累遷遷散騎常侍兼侍中聘
周及宣帝入輔以泌爲司徒左長史卒于官臨終戒其
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還葬
無得受贈謚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禄大
夫謚曰質

蔡凝字子居濟陽考城人也祖撙梁吳郡太守自有傳
父彦高給事黄門侍郎凝主天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
尤工隸太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
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

郡更令左右修中書廨宅謂宦者曰庶來者無勞尋授
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常端坐西齋
自非素實名流率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凝
曰我欲用義興主婿錢蘭爲黄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
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黄
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肅聞而不平義興
公主曰譖之尋覓官還交趾頃之追還後主嗣位爲給
事黄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宫衆人咸
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問何爲凝曰長樂尊嚴非酒

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莫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
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
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然嘆曰
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著小
室賦以見志陳亡入隋道病卒年四十七子君知頗知
名
沈衆字仲興吳康武興人梁尚書令約之孫也父旋南
康內史衆好學頗有文詞仕梁爲太子舍人時梁武帝
制千文詩衆爲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
殿帝令衆爲竹賦賦成奏之于勑答曰卿文體翩翩可
謂無忝爾祖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
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侯景之亂表求還吳興召募故
義部曲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臺城衆率宗族及義
徒左長史魏尅江陵見虜尋而逃歸高祖受命位中書
令帝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超於時輩性吝嗇
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

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著布
袍芒屩以麻繩爲帶又嘗麥飯餅以啗之朝士咸共誚
其所爲衆性狷急因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
大怒以衆素有令望不欲顯誅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
吳中賜死

蕭允字叔佐蘭陵人也祖惠蒨齊左尚書父介梁光
祿大夫附從兄昕素傳允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
鑒容止溫藉動合規矩仕梁累遷太子洗馬侯景攻陷
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人敬焉弗

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衣冠士族
四出奔散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荅曰性命有常分豈
可逃而獲免但患難冀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方
今百姓爭欲奪舊宅而論大功一言而取卿相亦何事於
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影避迹吾弗爲也乃閉門靜處
併日而食卒免於患侯景平後高祖以書召之辭以疾
永定中侯安都爲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
敬宣帝即位爲黃門侍郎晉安王爲南豫州以爲長史
時王尚少未親民務故委允行府事入爲光祿卿允性

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王出鎮湘州又苦攜允
允少與蔡景歷善景歷子徵脩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
詣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爲列
曹何爲方幸苦蕃外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退
類如此鄱陽王出鎮會稽允又爲長史帶會稽郡丞行
經延陵季子廟設薤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爲詩以叙意
詞理清典後主嘗問蔡徵允之爲人徵曰允清虛玄遠
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
賞久之拜光禄大夫及隋師濟江允遷于關右是時南
士至長安者例皆授官
病隋文帝義之並厚賜
方正有器度望之儼然
博學善屬文仕梁繹襲
侯景之亂元帝爲荆州
患方始合旨選鞾未乾
遺愛在民可南行以存
等百餘人尚書僕射謝偘辭以老
允與尚書僕射謝偘辭以老
卒年八十四弟引字叙休
造次之間必將法度性聰敏
著作佐郎西昌侯儀同府主簿
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
患方始今旨選鞾未乾
遺愛在民可南行以存
等百餘人尚書僕射謝偘辭以老
往依焉顧瞻遐廣病而

規正由是情禮漸疏
挺等並惶駭唯引
耳君子正身以明道
引劾北還宣帝召
部侍郎引善隸書
名曰此字筆勢翩
其毛羽耳帝又
引曰我每有所念見卿輒意解何也
引曰此陛下不遺怒臣何預此恩引性抗直不事權貴
宣帝每欲選用
輒為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成儲峙
歷中書黃門
部侍郎時廣州刺史馬
心而兵甲精
每年深入俚峒又數有戰功朝野頗
異議宣帝以引
令送質引奉
悟旨遣兄弟
中庶子以疾去官
官者李善度蔡
子密時為黃門侍
貲轉引為廣
部郎掌知營造引在職一年而器械充足
引且遣引觀
審其舉措謂
怒嶺外物情
既至審曰
南行外
收督斂物
遷至巖水而帝崩後主即位轉引為
超為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雄及
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始族
謝引曰李蔡之勢在朝比皆憚之宜

亦少爲身計引曰吾
致屈就令不平不過改
生免卒於家子德言最
康王長史
韋載字德基京兆杜陵
叡自有傳父玉給事黃
十二隨叔父綏見沛國
無疑滯及長博涉文史
郎侯景之亂元帝承制
爲中書侍郎聚爲尋陽太守

隨都督王僧辯東討侯景
祖誅王僧辯乃遣周文
並高祖舊吳多善用弩
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
所中皆斃相持數旬官
王僧辯意并奉梁敬帝
高祖恒引置左右與之
江據石頭城帝問計於
之路畧地東境則時事
三矣今可急於淮南即侯景故

壘築城以遏東道轉輸
虜退無所資則齊將士
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
餘頃在江乘縣之白
字超盛少通曉慴涉
起家湘東王法曹
毀過禮殆將滅性
昂於京口戰死
衰憤慟哭忽見江
新棺也因以充斂
徒王僧辯以為戶曹
鼎望士氣知其當王業
誅死後四歲梁貞代
氏封嬀汭子孫立其
神武繼絕統著無乃
喜因而定策又受禪
使聘周加散騎常侍

寓居僧寺交人大匠卿
於此矣吾與爾當葬於
斯周也嘗遇隋文帝謂
入曰一家歲一周天老
臣入烹殺上儀同三司
嘗貴雖爲亡國之臣未
兄弟顯貴隋文帝從容
宗族南徙昭穆非巳
帝曰卿昔仕鄉族豈忘
命賚給酒肴遣世康
鼎還時陳陵公主爲
玭等以示鼎鼎曰揚當
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
兒誰得嗣位答曰至尊
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
以仁義教導務引清
不軌常爲劫盜鼎於
賊因條其徒黨奸謀
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
乃還時陳陵公主爲之
玭等以示鼎鼎曰揚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
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爾遂以王降述上又問鼎諸
兒誰得嗣位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
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三年除光州刺史
以仁義教導務引清靜州中有土豪外脩邊幅而內行
不軌常爲劫盜鼎於都會時請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
賊因條其徒黨奸謀逗遛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

客游通立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
草中爲人所殺立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
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
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該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
即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其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
其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頃之卒于長安年七十九
趙知禮字齊旦天水隴西人也父孝穆梁假官令知禮
涉獵文史善書翰高祖之討元景仲也或薦之引爲記
室知禮爲文贍速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由
是常侍左右深被委任當時計畫莫不預焉知禮亦多
所獻替高祖平侯景軍至白茅灣上表於梁元帝及與
王僧辯論述軍事其文並知禮所製侯景平授中書侍
郎封始平縣子陳受命授通直散騎常侍直殿省遷太
府卿權知領軍事天嘉元年進爵爲伯王琳平授吳州
刺史知禮沈靜有謀謨每軍國大事文帝輒令璽書詢
之再遷右將軍領前軍將軍卒贈侍中謚曰忠子元恭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也祖黯梁尚書左民侍郎

父大同輕車岳陽王記室參軍景歷少俊爽有孝行家
貧好學善尺牘工草隸辭福諸王府佐出為海陽令為
政有能名梁簡文帝為侯景所幽景歷與南康嗣王蕭
會理謀欲挾簡文山奔事泄見執賊黨王偉保護之獲
免因客遊京口高祖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召之景歷
對使人答書筆不停輟文不重改高祖得書甚加歎賞
即日版授征北府中兵參軍仍領記室衡陽獻王昌為吳
興太守帝以鄉里父老薦卑有數恐昌年少接對垂禮
乃遣景歷隨之承聖中還掌記室高祖將討王僧辯獨

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景歷覺知部分既畢及令草
檄景歷援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及帝受禪遷祕
書監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永定二年坐妻弟劉龕詐
受周寶安餉馬為御史中丞沈炯所劾降為中書侍郎
舍人如故三年高祖崩時列有疆寇文帝鎮南皖朝無
重臣宣后呼景歷及江大權社稷定議祕不發喪疾呼
文帝景歷躬共宮省及內人密營斂服時虜騎尚熾須治
梓宮恐斤斧之聲或聞于外仍以蠟為祕器文書詔誥
依舊宣行文帝即位復為祕書監舍人如故以定策功

封新豐縣子蔡遷散騎常侍文帝踐祚侯妥都景歷勸成其
事以功遷衛尉卿爵為侯常侍舍人如故六年
坐妻兄劉洽依倚景歷權勢前後妄說并受歐陽威餉
絹百匹免官黜爵以景歷為武勝將軍吳明徹軍司
皎平明徹於軍中輒戮妄成內史揚文通又受降人馬
仗有不分明景歷又坐不能匡正被收久之獲宥宣帝
即位累遷通直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仍複
封邑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侵所向克捷與周將梁
士彥戰於呂梁斬獲萬計方欲進圖彭城時宣帝銳意
河南以為指麾可定景歷緘師老將驕不宜遏窮遠者
帝惡其沮衆大怒猶以朝廷舊臣不深罪之出為豫章
內史未行為飛章所劾以在省之日贓汙狼藉帝令有
司按問景歷但承其半於是御史中丞宗元饒奏免景
歷所居官從居會稽下鴻臚削爵土及吳明徹敗帝追
思景歷前言即日追還復以為征南鄱陽三路議參軍
數日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復坐事削爵入守廢
支尚書舊式拜官在午後景歷拜日適值輿蓋幸玄武
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豫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

辛官年六十贈太常卿謚曰敬十二年改葬重贈中領
軍襲明元年配享高祖廟庭二年重贈景
歷侍中撫軍將軍謚曰忠敬給鼓吹一部勅於墓所立
碑景歷屬文不尚雕麗而長於叙事應機敏速為當世
所稱有文集三十卷子徽嗣江夏王撫軍參軍
人位少府封四會縣伯大建二年卒於通直散騎常侍
徽字希祥幼聰敏精識彊記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褚
翔翔嗟其穎悟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
性悍視之不以道徽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徽本名覽景

歷以為有王祥之性改為之
召補迎主簿謚授太學博士大建中累遷太子中舍人
兼東宮領直襲封新豐侯至德中位太子中庶子中書
舍人掌制誥尋授左户尚書與僕射江總知撰五禮事
後主器其材幹任寄日隆惡吏部尚書每十日一往東
宮於皇太子前論述古今得喪及當時政務又勅以延
尉寺獄事無大小取徽議決俄有勅遣收募兵士自為
部曲徽善撫邨得物情旬月之間有衆近一萬徽位望
既重聲位熏灼物議咸忌憚之尋徙中書令中書清簡

無事或云微有怨言後主聞之大怒收奪人馬將誅之左右致諫獲免禎明二年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令權知中領軍事徵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嘉焉謂曰事寧有以相報及決戰於鍾山南岡敕徵守宮城西北大營尋令督衆軍戰事京城陷入長安徵美容儀有口辯多所詳究至於士流官皇家戚屬及當朝制度憲章儀範戶口風俗山川土地閒無不對然頗便佞進取不能以退素自業初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褒案我朝章然以其父臣尽歷有締構之功宜且如所啓拜訖即追還徵不修廉隅皆此類也隋文帝聞其敏贍召見顧問言輒會旨然累年不調父之除太常丞歷尚書戶部儀曹郎轉給事郎卒子翼位司徒屬入隋為東宮學士宗元饒南郡江陵人也少好學以孝謹聞解褐仕梁為征南府外兵參軍及司徒王僧辯幕府初建元饒與沛南劉師知同為主簿高祖受禪稍遷廷尉尚書左丞中書通事舍人宣帝初即位遷左丞軍國務廣事無巨細一以責之臺省號為稱職遷御史中丞知五禮事時合

刑刺史陳褒贓污狼籍遣使就渚斂魚又令人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勃奏免之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泰等驕奢放橫元饒案奏皆見黜削元饒性公平善持法譜曉故事明練政體吏有犯法政不便民及於名教不足者隨事糺正多所裨益遷南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民租課存閭高年拯救乏絕百姓甚賴焉以課最入朝詔加散騎常侍後爲吏部尚書卒

劉師知沛國相人也家本素族祖奚之齊淮南太守以善政聞父景彥梁司農卿師知本名忠智以與敬帝諱同改焉好學有當務才幹涉書史工文筆善儀禮臺閣故事多所詳悉紹泰初高祖入輔以師知爲中書舍人掌詔誥是時兵亂之後朝儀多闕高祖爲丞相及加九錫并受禪其儀注並師知所定梁敬帝在內殿師知嘗侍左右及將加害師知許帝令出帝覺遠牀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報高祖曰事已了高祖曰卿乃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不對高祖受命仍兼舍人性疎

簡輿物多杵雖位宮不遷而任遇甚重其所獻替皆有
弘益及高祖崩六日成服時朝臣共議六行皇帝靈坐
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服師知
議云既稱成服本備喪禮靈筵服物皆悉縞素按梁昭
明太子薨成服侠侍之官悉著縗絰軒幢著鎧不異此即
可擬愚謂六日成服侠靈坐須服縗絰中書舍人蔡景
歷江德藻謝岐等與師知同議時以二議不同乃落取
左丞徐陵決斷陵云杵宮祔山陵靈筵祔宗廟有此分
判便驗吉凶按山陵吉凶簿吉部伍中公卿已下導引者
爰及虎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侠御獨爲縗
絰若言公卿脊吏並服縗絰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
若言文翰並吉司事者凶豈容祖經而奉華蓋縗衣而
升玉路郭博士謝岐從議曰靈筵祔宗廟梓宮還山陵實
如左丞議但山陵凶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
從梓宮者皆服苴絰爰至士禮悉同此制自是山陵
之儀非關成服今謂宮靈筵共在西階稱爲成服亦
無凶簿實是吉容至王公四海之內必備縗絰
案梁昭明太子薨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此日服

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近宮厄鴻玉紆青與平吉不異左丞既推以山陵事重慮慼或謂與宜服有殊陵重答云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傳玄見尤於晉代王商取閤於漢朝謹自三緘敬同高命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賢更中揚搉又阿猶執所見衆議不能決乃具録二議奏聞上從師知議遷鴻臚卿舍人如故天嘉元年坐事免尋起爲中書舍人復掌詔誥天康元年文帝不豫師知與僕射到仲舉等入侍醫藥帝崩豫受顧命及宣帝入輔師知與仲舉等遣舍人殺

不俟矯詔令宣帝還東府吏于寘於北獄賜死初文帝師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爲十卷

謝岐會稽山陰人也父達梁太學博士岐少機警好學仕梁爲山陰令侯景亂流寓東陽景平依于張彪彪在吳郡及會稽庶事委之彪每征討恒留岐監郡知後事彪敗高祖引參機密爲兼尚書右丞時軍旅屢興糧儲多闕岐所在幹理深被知遇永定元年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兼右丞如故天嘉二年卒贈通直散騎常侍弟嶠篤學爲通儒

毛喜字伯武滎陽陽武人也祖禰梁散騎侍郎父栖忠中權司馬喜少好學善草隸起家王府參軍高祖素知之及鎮京口命與宣帝往江陵仍勑宣帝咨禀之及梁元帝即位以宣帝爲尚書功論侍郎及魏平江陵喜與宣帝俱遷關右文帝即位喜自周還進和好之策朝廷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及宣帝及國又遣喜入關以家屬爲請周冢宰宇文護執喜手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後主還天嘉三年至都宣帝時爲驃騎將軍仍以喜爲府記室諮議參軍府朝文翰皆喜詞也文帝嘗謂宣帝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兒宜以叔爲稱宣帝以訪于喜喜即條目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啓之文帝稱善文帝崩廢帝沖昧宣帝錄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知朝望有歸乃矯太后令遣宣帝還東府當時疑懼無敢措言喜即馳入謂宣帝曰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至重願加三思須臾聞奏果如其策右衛將軍韓子高始與仲舉通謀其事未發喜請宣帝曰宜簡人馬配與子高并賜鐵炭使脩器甲宣帝曰子高即欲收執何更如是喜曰

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爲杖順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徐而圖之一壯士之力耳宣帝卒行其計及帝即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軍國機密宣帝將議北侵勑喜撰軍制十三條詔頒天下文多不載論定策功封東昌縣侯以太子右衛率右將軍行江夏武陵桂陽三郡事母憂去職詔贈其母庾氏東昌國太夫人賜錢布三十萬遣員外散騎常侍杜緬圖其墓田上親與緬按圖指畫其見重如此歷位衛史中丞五兵尚書參掌選事及兼軍北伐徵淮南之變

喜陳安邊之術宣帝納之即日施行宣帝又問喜曰我欲進兵彭汴如何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乂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職之士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爲未若安民保境順時而動斯乂長之術也宣帝不從吳明徹卒停于周喜後歷吏部尚書及宣帝崩叔隆逆勑亦遣子陸瓊宣旨令南北諸軍皆取喜處分賊平加侍中初宣帝委政於喜喜亦勤心納忠數有諫爭事並見從由是十餘年間江東狹小遂稱全盛自淮北

憲曰一不用毛喜計遂令至此由是益見親重言無迴
避而皇太子好酒德每共親幸人為長夜之宴喜嘗言
之宣帝故太子衛之後主即位蔣琬秉政疏遠及被始興王
所傷劍創愈置酒於後殿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醉酣而
命喜于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喜見之不懌欲諫之而
後主已醉喜升階陽為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後主
醒乃疑之謂江總曰我悔召喜知其無病但欲阻我
懽宴非我所為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將
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讎可乎對曰喜終不為官用願如
聖旨傳縛爭之曰不然若許報讎欲置先皇何地後主
曰當乞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至德元年乃以喜為永
嘉內史喜至郡不受俸秩政治清靜民吏安之遇豐州
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與豐州接而素無備喜乃脩城
隍器械又遣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史禎明元年徵
為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道卒有集十卷子虨沖嗣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祖徽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致謁
帝時位少府卿魏平荊州梁宣帝署金紫光祿大夫君
理美風儀慷慨涉有識鑒高祖

深見器重命尚會稽長公主及帝受禪拜駙馬都尉封
永安亭侯爲冥郡太守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君理總
集士卒脩飭器械深以幹理見稱文帝嗣位累遷左户
尚書天嘉六年爲東陽太守天康元年以父憂去職自
請往荆州迎柩朝議以在位重臣難令出境乃遣長兄
君巖往焉及還將葬詔贈巡侍中領軍將軍諡曰敬子
太建中歷位太子詹事吏部尚書宣帝以君理女爲皇
太子妃賜爵望蔡縣侯位侍中尚書右僕射卒贈翊左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憲君理弟君高君公君高字孝
高少知名性剛直有吏能位衛尉卿卒越中郎將都督
廣州刺史甚得人和卒諡忠毅子君公嗣梁元帝敗後常
在江陵禎明中與蕭巋蕭巖陳後主擢爲太子
詹事君公傳學有才辯善談論後主深器之陳亡入隋
文帝以其叛亡命斬于建康君理弟叔邁方正有幹局
位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官
陸山才字孔章吳郡吳人也祖翁寶梁當書水部郎父
況中散大夫山才倜儻好尚文史范陽張纘纘弟逭並
欽重之紹泰中都督周文育出鎮南豫州不知書疏以

山才爲長史政事悉以委之文育南討尅蕭勃禽歐陽
頠計畫多出山才後文育重鎮豫章金口山才復爲鎮
南長史豫章太守文育爲熊曇朗所害曇朗囚山才等
送于王琳未至而侯安都敗琳將常粲愛由是山才獲
反累遷度支尚書坐侍宴與蔡景歷言語過差爲有司
所奏免官尋授散騎常侍遷西陽武昌二郡太守謚曰
簡子

沈烱字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瑀梁盈陽太守父績大
府記室參軍烱少有儁才爲當時所重仕梁歷揚

常侍累遷尚書左户郎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袁君
正入援建鄴以烱監吳郡臺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
遣使召烱委以書記之任烱固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
烱解衣就戮礪於路側桑樹及掌書記及子仙爲僧辯所
而獲免子仙愛其才卒逼令掌書記及子仙爲僧辯所
敗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錢十萬自
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烱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皆上表於
江陵勸進僧辯令烱製表其文甚工當時莫有逮者高
祖南下與僧辯會于白茅灣登壇設盟烱爲其文及侯

景東奔至吳郡獲烟妻虞氏及子行簡並殺之烟弟攜
其母逃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賻贈特封原鄉侯
僧辯爲司徒以烟爲從事中郎梁元帝徵爲給事黃門
侍郎領尚書左丞魏克荆州烟爲西魏所虜魏人甚禮之
授以儀同三司烟以母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
才留之閉門却埽無所交接時有文章隨即毀棄不令
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亡思鄉之意
曰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鼎可祠有會遂荒大庭之跡
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鑒靈軒后谷漢道既登神仙可
望臯夔之黍於海浦禮曰觀而知禮功揆中流於汾河揖楫
梁而高宴何其樂豈不然歟既而還屬上僊道窮妄
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盤遂出人間陵雲故基
與原田而膴膴列風餘跡帶蔭阜而芒芒羈旅纓旨豈
不落淚昔承明見獻嚴助冬館駟馬可乘長卿西及恭
聞故實竊有愚心忝綴非聲敢望徽福但崔臺之弔空
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煙霞伏增懷戀奏訖
其夜夢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烟便以情事陳訴聞有
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九等並放

東歸紹泰二年至都歷司農卿御史中丞高祖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表求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求去詔答曰當朝所由相迎尊累未使卿公私無慶也初高祖嘗稱炯宜爲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文帝又重其才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據東境帝欲使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合徒衆以疾卒于吳中年五十九贈侍中諡曰恭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吳荔字山歟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檢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悟有志操年九歲隨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倕甚異之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焉胤言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叔剌無容拜謁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即辟爲主簿荔又辭以年小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墳籍善屬文仕梁釋褐爲西中郎法曹外兵參軍兼冊楊詔獄正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荔乃製碑奏上帝命勒之于館仍用荔爲士林學士尋爲司文郎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時

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有帶掌惟荔與顧協泊然靖退居于西省俱以文采受見知號為清白冣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入臺陵鎮西諮議參軍舍人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景平元帝徵為中書侍郎不就與陽侯僭位授揚州別駕並不就張彪之據會稽荔時在焉及文帝平彪高祖及文帝並以書招之迫切不得已乃應命至都而高祖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尋領大著作揚州大中正初荔母隨荔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荔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澹然無營文帝深器之常引在左右朝夕顧訪荔性沈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時荔第二弟寄寓于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之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勑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欲數往臨視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葉輿再三臨問手勑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荔蔬食積久非高胤疾所堪乃手勑曰卿年事已多氣力衰減方欲委任良須克壯令給

鄉鳧肉不得固從所執荀終不從卒贈侍中諡曰德子
及喪柩還鄉里帝親出臨送當時榮之子世基世南並
少知名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有客造其父遇寄於
門因嘲之曰鄧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
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
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沖靜有栖遁之志弱冠
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郎中遷長樂宮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
驟雨殿前徃徃有雜色寄輒拾取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
上端雨頌帝謂此頌典裁清校鄉之上龍也
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中興攘之
情耳吾豈貿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
岳陽王詧為魯稽太守以寄為中記室領郡五官掾在
職簡畧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
隨兄荔入臺除正威將軍城陷還鄉里梁敗徃臨川
彊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劫
寄奔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
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中書
侍郎寶應受其寺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為僚屬委

以又翰固辭獲免及竇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竇應輒引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推君之背貴不可言竇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竇麗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竇應不可諫慮禍及已乃為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稱東山居士偽以腳疾不復起竇應以為假託遣人燒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動親近浮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繫逆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竇應自此乃信及留異稱兵竇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為陳禍福凡有十事言甚激切竇應覽書大怒或謂竇應曰虞公病篤言多錯謬竇應乃小釋亦以寄人望且優容之及竇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竇應既禽凡諸竇客微有交涉者皆誅唯寄以先識免禍初沙門慧摽涉獵有才思及竇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竇應得之甚悅慧摽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慧摽退寄謂所親曰摽

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誅文帝尋勑章昭達發遣寄還朝及至引寄曰管寧無恙甚慰勞懷頃之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既出閤雖未置府僚然須得一人旦夕游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乃手勑用寄寄入謝帝曰所以蹙屈游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頃之表求解職歸鄉里優詔答之許其東還後除東中郎諮議加戎昭將軍寄又辭以疾不堪旦夕陪列上於是令長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但旦夕戰慄而已太建八

年加太中大夫後卒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臨危執節剋厲辭氣懍然白刃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絕因感氣疾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裁暮年數月便自求解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爲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版授以凡杖侍坐嘗出游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敢其至行所感如此所製文筆遭亂多散失傳緝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父彝梁臨沂令緝幼聰敏

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梁大清末
丁母憂在吳劉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
後依湘州刺史蕭脩脩頗好士廣集墳籍繕寫志尋閱
因博通羣書王琳引爲記室參軍琳敗隨琳將孫瑒還
都時文帝使顏晃賜瑒雜物瑒託繕啓謝詞理周洽文
無加點晃還言之文帝召爲撰史學士再遷驃騎安成
王中記室撰史如故繕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慧朗法師
受三論盡通其學兼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還
累遷太子庶子後主即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

通事舍人掌詔誥繕爲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
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沈思者亦無以加焉爲後主所
重然性木彊不持檢操負材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
之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便佞親幸專制衡軸而繕益疏
文慶等共譖繕受高驪使金後主收繕下獄繕素剛烈
因憤恚乃於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黔
黎省啫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
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嬖嬉遊
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百姓如

草芥後宮曳綺繡厩馬餘菽粟兆庶流離轉尸蔽野貨
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
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意解遣使謂緯曰我欲赦
卿卿能改過不緯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
後主於是益怒令宦者李善度窮其事賜死獄中時年
五十有集十卷緯雖彊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爲當世所
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前受祭酹去而後來
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時有吳興章華字仲宗家世
農夫華獨好學與士君子游歷頗通經史善屬文避侯
景之亂遊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頠爲廣州
署爲南海太守頠子紇敗乃還京師後主即位朝臣以
華素無隱閟乃除太市令非其所好乃辭疾不拜蠻蠻
不得志禎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畧曰昔高祖南平百越
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
地千里三祖之功亦云勤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
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
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奸諂佞
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寇境陛下如不改絃

易張巨見麋復遊於姑蘇矣書奏後主大怒即日斬之沈客卿吳興人性便佞忍酷為中書舍人每持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為事施文慶為程人起自微賤有吏才後主按為中書舍人俄擢為湘州刺史未及之官會隋軍來伐四方州鎮相繼以聞文慶與客卿俱掌機密外有表啓皆由其呈奏文慶心悅湘州重鎮冀欲早行遂與客卿共為表裏抑而不言後主不之知也遂以無備至于敗國寔一人之罪隋軍既入並斬之于闕前

傅野王字茂直吳郡吳人也祖子喬梁東中武陵王府參軍事父烜信威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術知名野王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畧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常制目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年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徧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梁世為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好冊青善圖寫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為二絕及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郡城野王體素清羸

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枝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城陷逃會稽天嘉中勑補撰史學士太建中爲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宮僚有濟陽江總吳國陸瓊北地傅縡吳興姚察並以才學顯著論者推重之後爲黃門侍郎光祿卿知五禮事卒贈祕書監石衛將軍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屬精力行皆人所莫及其所撰著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記一卷乾象表一卷並行於時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記傳二百卷未就而卒文集二十卷時有蕭濟者字孝康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博通經史解褐梁祕書郎爲太子舍人預平侯景功封松陽縣侯高祖出鎮徐方以濟爲長史文帝守會稽以濟爲宣毅府長史及即位授侍中濟毗佐二王恩遇甚篤歷守蘭陵陽羨臨安郡所在著績遷仁威將軍揚州長史宣帝嘗勑取揚州曹事軸首省覽見濟條制詳悉乃顧謂左右曰我本爲蕭長史長於經傳不言

精練繁劇乃至此太建中歷位五兵度支祠部三尚書
卒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吳太常卿信之九世孫也父
僧坦梁太醫正及元帝在荆州爲晉安王諮議參軍後
入周位過其官察幼有至性事親以孝聞六歲誦書萬
餘言不好戲弄屬精學業年十二能屬文父僧坦精醫
術知名梁代每得二宮所行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爲遊
學之資察並用聚蚤圖書由是晝晚見日慱年十三梁簡
文帝在東宮盛修文義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爲賓

者所稱及簡文嗣位尤加禮異超遷太常卿領大著作
兼司文侍郎後兼尚書駕部郎遇梁室喪亂隨二親還
鄉里在喪亂間篤學不廢元帝於荆州即位授察原鄉
令著作杜僖表用察爲佐著作撰史永定中吏部尚書
徐陵領大著作復引爲史佐大建初補宣明殿學士尋
爲通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江左舊有先在關右者咸
相傾慕梁帝國劉臻窮纂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爲
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及還察著
西聘道里記使還補東宮學士遷尚書祠部侍郎于時

濟陽江總吳國顧野王陸瓊瓌從弟瑜河南褚玠北地傅縉等皆以才學之美晨夕娛侍察每言論制述咸爲諸人宗重遷尚書祠部侍郎此曹職司郊廟舊曰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爾後因循不革梁武帝以爲事人禮縟事神禮簡古無宮懸之文陳初承用莫有損益宣帝欲設備樂付有司立議以梁武爲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並即注同察乃博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爲是當時驚駭莫不懽服僕射徐陵因改同察謙其不順時俗皆此類也後歷仁武

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王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依起爲戎昭將軍知撰梁史又刺專知優冊論議等文筆後主立兼東宮通事舍人知撰史至德元年除中書郎轉太子僕餘並如故初梁室淪沒父僧垣入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喪民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勑專加警抑曰卿惲然一身宗廟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以存禮制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頻表不許俄

勑知著作郎事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察既累
居憂戚齋素日久因加氣疾後主常別召見爲之動容
命停持長齋可從晚食又詔授祕書監領著作如故察
在祕書大加刪正又奏撰中書表集旬月遷度支吏部
二尚書仍領著作察既博極墳素尤善人物至於姓氏
所起枝葉所分官職姻娶興衰高下舉而論之無所遺
失銓衡之職久無梓匠後主方擇其人尚書令江總等
咸共薦察勑召入論選事察垂涕拜曰臣東皐賤族忝
竊逾分銓衡之重必知不可後主曰選衆之舉僉議所
歸昔毛玠雅量清恪盧毓心平體正王薀銓量得地山
濤舉不失才就鄉而求兼此衆美察自居顯要甚勵清
潔自廉俸以外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止送
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
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順爾此人遜請猶辭受
納察厲色驅出因此人莫敢饋遺陳滅入隋詔授祕書
丞別勑成梁陳二代史又勑於朱華閣長參隋文帝知
察蔬菜別日獨召入對賜果菜乃指察謂朝臣曰聞
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開皇十三年

襲封北絳郡公察在陳時聘周因得與父僧垣相見將別之際絶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爲之歔欷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于戶上仁壽二年詔奪情禮除員外散騎常侍侍晉王侍讀煬帝即位授太子內舍人改易衣冠刪正朝式參預對問察一人而已大業二年終于東都時年七十四遺命薄葬以松板薄棺纔可容身土周於棺而已葬日止鹿車即送舊塋置一小井每日設清水六升齋日設齋食菜果俗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初察嘗願讀一藏經並已究竟將終嘗無疾痛惱但向西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恒兩宮悼惜贈賻甚厚察至孝有人倫鑒識沖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專志著書白首不倦初後主所製衣文筆卷軸甚多有察參令刊定察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壺建康三鐘等記各一卷文集二十卷並傳於世所撰梁陳史雖未垂功隋文帝遣內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藏在內殿梁陳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仍以體例識約子思廉撰續思廉

流涕奉行思廉在陳爲衡陽王府法曹參軍會稽王主
簿入隋爲河間郡司法內史侍郎唐世基奏之踵成梁
陳二代史自爾以來稍就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也六世祖湛宋領軍湛生恁
著作佐郎恁生數齊祕書監數生舊司徒左長史舊生
紘紘有至性列傳孝友傳紘生總總七歲而孤依于外
氏幼聰敏亦有至性元舅吳平侯蕭勃名重當時所
鍾愛嘗謂總曰爾操行殊異風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
吾右及長篤學有文辭家傳賜書數十卷總晝夜尋讀
未嘗輟手年十八解褐王府參軍佐遷尚書殿中郎湘武
帝撰正言始畢制述懷詩總預同此作帝覽總詩深見
嗟賞仍轉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
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總時年少有名
纘等雅相推重爲忘年交會之遴嘗酬總詩深相欽挹
累遷太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鄴詔以總權兼太常卿守
小廟臺城陷總避難嵩嶸累年至會稽憩龍華寺乃制
脩心賦畧序時事其詞甚清拔總弟九昺蕭勃先據廣
州總又自會稽往依焉及元帝平侯景徵爲始興內史

魯魏剋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書
侍郎徵還朝直侍中省掌東宮管記累遷左戶尚書轉
太子詹事總性寬和溫裕充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及
爲宮端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亟
微行遊總家宣帝怒免之後又歷左戶尚書後主即位
除吏部尚書參掌選事遷尚書僕射參掌如故尋策詔
授尚書令加扶給鼓吹既當權任寧不持政務但日與
後主遊宴後庭多爲豔士討好事者相傳諷誦不絕唯與
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
頹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
滅禎明三年陳亡入隋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
都時年七十六總嘗自叙二太建之時權移羣小諂媚
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迹之垂有文集
三十卷傳於世長子溢字深源頗有文詞性慷誕恃勢
驕物雖近屬故友不免詆欺歷官中書黃門侍郎太子
中庶子入隋爲秦王文學卒
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也祖超之梁員外散騎常侍父
摛梁末贈侍中太子詹事自有傳陵母臧氏嘗夢五色

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沙門釋寶誌者有道術
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摩其頂曰天上一石麒麟
也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顏回八歲能屬
文十三通莊老義既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父摛爲
晉安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王立爲皇太子
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遷尚書慶支郎出爲上虞令
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贓汙因
坐免久之爲通直散騎常侍侍郎顧協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
記使陵爲序又令於少傅府述已所製莊子義太清二
年爲通直散騎常侍仍使魏魏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
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卿來聘使卿復知寒暑者
收大慙齊文襄爲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及侯景寇京
師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在家信便蔬食布衣若
居憂慟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
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陵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彥情
理梗切遵彥不報及江陵陷齊
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
境不納淵明往復致書

皆陵辭也及淵明入僧辯得陵大喜以爲尚書吏部郎兼掌詔誥其年高祖誅僧辯仍進討韋載而任約徐嗣徽承虛襲石頭陵威僧辯舊恩往赴任約約平高祖釋陵不問以爲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祕書監陳受禪加散騎常侍天嘉四年爲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爲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乃爲奏彈之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下殿遂劾免自此朝廷肅然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諠競不已者陵乃爲書宣示之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尚無暇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在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比作詻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殆

本分猶言大盈未諭高

懷若問梁朝朱領軍异亦爲盛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竟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既忝衡流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及宣帝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廢帝即位封建昌縣侯太建中遷尚書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勱等帝召陵入內毀曰卿何爲固辭此職而舉人乎陵曰周弘正從毀下西還荏苒藩長史王勱太平中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

至德初遷尚書僕射與荀甸同居端揆每事多推甸甸亦引咎固讓乃奉詔及朝議北伐宣帝曰狀意已決卿可與帥衆議咸在中商將軍等于軍冏陵曰不然吳明徹在淮左素欽風略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於是天子事無大小悉委陵斷決部官尚書十餘人之進退黜陟多出其口陵性寬恕不能決斷每事多循舊貫時人號爲和事尚書裴忌卿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裴忌卿敵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爲都督將軍吾悉衆逐討廣陵陵辭曰定策皆出聖表非臣之力也固讓不受尋遷侍中僕射尋遷侍中給事黃門侍郎領

子詹事陳以年未 表求
爲造大齋令陵祝第讀事出
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
示陵云他人所作陵嵓之已
是諡曰章爲侯陵墓周弘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
營樹祿俸與親舊共之太建中貧建昌內戶送米至七
次親戚有貧匱者皆召令取焉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之
絕府寮怪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之衣裳可賣餘家有可
賣不其周 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講筵
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者
較四座莫能與抗曰有青精
陳劍業文撰軍書及受檄
爲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
接引無倦之宣之世國家
變雖體裁巧密多有新
寫成誦遂被之事表家有
三十卷有四子 陵
志撰江南記並重

書金部郎中著作[illegible]
[illegible]文矣魏平江陵盧逵基[illegible]
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宣帝[illegible]
代衛言辭不恭儉同呂[illegible]
周迪陳寶應乎紇[illegible]
於祇園寺紇盲出見儉儉[illegible]
太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illegible]
[illegible]紇於是遣儉儉從[illegible]
儉監昭逵軍紇平爲兼[illegible]

尋陽內史爲政嚴明盜賊靜息遷散騎常侍聾襲封建昌侯入爲御史中丞儉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爲儉所劾後主深委任焉禎明二年卒贈少有父風九歲爲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爲海鹽令有政績入爲太子洗馬性孝悌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黨皆謂份孝感所致先陵卒儀少聰警仕爲尚書殿中郎陳亡隱于錢唐之赭山隋煬帝召爲學士尋除著作佐郎大業四年卒陵弟孝克少爲周易生有口

辯能談玄理既長徧通五經博覽史籍亦能屬文起家
爲太學博士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
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大飢死者十七八孝克養
母饘粥不能給妻臧氏頻竊將軍肴之女也甚有容色
孝克乃謂之曰今飢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鄉與富人
望彼此俱濟於卿意如何臧氏不之許時有孔景行者
爲侯景將頗富於財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行多從左
右遂逼而迎之臧氏滂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
克又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
深念舊恩數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
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既
得脫當歸供養孝克嘿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爲夫妻後
東游居錢唐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
日二時講旦講佛經晚講禮懺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
嘉中除刻今非其好尋去職太建四年徵爲祕書丞不
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宣帝甚嘉
其操行除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
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曰每見

孝克取珍果內紳帶中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還以遺母帝嗟歎乃勑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年入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之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昏夜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閣自然開閉居省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

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息時人以爲貞正所致孝克性清素好施惠故不免飢寒後主勑以石頭津稅紹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盡二年爲散騎常侍侍東宮[吾]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憙欲粳米爲粥孝克遂常啜麥有遺粳米者能常辦母亡後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開皇十二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年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香氣隣里皆驚異之子萬

載位太子洗馬

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成人也祖顒齊中書郎自有傳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爲伯父侍中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神情穎悟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石河南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周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其日淺不之許焉博士到洽曰周郎年未弱冠便自講經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普通中初置

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爲司義侍郎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俳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爲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禪錦袷髻踞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閒進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間人竟知大相賞狎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縣帛十匹約曰險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弘正綠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折摽取帛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綱爲

皇太子弘正奏記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之節其
抗直守正如此常自稱有才無相僕射徐勉掌選以其
陋不堪爲尚書郎乃獻書於勉勉其言甚切稍遷國子博
士學中有宋元凶講孝經碑歷代不改弘正始到官即
表刋除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
野焉弘正啓梁武周易疑義凡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
繫帝優詔答之後爲平西邵陵王府諮議參軍有罪應
流徙勑以賜于陁利國未去寄繫尚方於獄上武帝講
武討降勑原罪仍復本位弘正博物知乾象善占候大
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厄運數年當有兵起吾與汝
不知何所逃之及梁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
此矣臺城陷弘正謁侯景諱之與周石珍合族
攻王姬氏侯景拜爲太常卿掌禮儀及王
僧辯東討元帝謂僧辯曰江次朗士孰當生死來王
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機體能制勝無妻子
顧有獨於之累大餘前部傳云弘正
至僧辯飛檄諸州多以弘正非後機
者公可來迓五騰

以當揚州刺史仍遣使迎之謂
朝士曰晉氏不競二時之間我破賊亦得兩周今古
一時也爲連類及之遂論說其事無比擾黃門侍郎
直侍中省俄遷左丞尚書加駙騎常侍夏月著犢鼻褌
衣朱衣爲有司所彈甘元亮違之此一帝嘗著金縷子曰
余於諸僧盡招提處玄師隱士盡華陽陶貞白士大夫
盡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精粹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
弘正善清談梁末爲玄宗之冠侯景平王僧辯啓送
秘府圖籍勅弘正讎校時朝議遷都江元帝再臨荊峽
前後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鄴兼故府臣僚皆
楚人並欲即都江陵云建鄴荒毀殆盡是養牲都殿荒已極且王
氣已盡兼與北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海無所及且臣等
又聞荊南有天子氣今其應矣元帝無以奪意時尚書左
僕射王褒及弘正咸不樂顧謂曰卿意何如褒等以帝猜
忌弗敢衆中公言唯唯而已褒因請閒密諫還舟稍
甚切帝雖納之色不懌乃謂褒曰卿昨勸還
建鄴不爲無理甚昨我還之意卿等知不引納乃
止他日弘正乃正色諫帝如士大夫知聖

主都本無意題至郊野父老見入遮繫城漫謂李昪
天子猶列國諸王今已還闕不可不歸建鄴當
時疑相酬許弘正浪經累宿標乃言弘正玉麈並
兼足抑勸東下非爲國計弘正竊知其言德日乃復上
前面訴二人曰若東人謂下官私計西人勸住西
亦是私計不衆人默然而人情並勸還都上只曾以後
堂大集文武其預會者四五百人皆云武昌太守朱買臣上舊
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武昌左右閹人也頗有幹用故上
家在荊州豈不願官長任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
耶上深感其言卒不能用及魏平江陵弘正遁歸建鄴
太平元平授侍中領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高
固受禪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
迎宣帝三年自周還廢帝嗣位領都官尚書總知五
惟事宣帝即位遷特進領國子祭酒加秩太建二年授
尚書右僕射尋勅侍東宮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德
望素重有師資之敬焉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
德名僧莫不請質疑滯六年卒官年七十九贈侍中中

書監謚曰簡子所著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
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二卷集二十卷行于
世子豫玄年十四與俱載入車乘小航度淮見藤花弘
正挽之船覆俱溺弘正獲免豫玄遂得心藪疾次子墳
尚書吏部郎弘讓性簡潔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於
句容之茅山頻徵不出晚仕侯景爲中書侍郎人問其
故對曰昔王道正直得以禮進退今乾坤易位不至將
害於人吾畏死耳始彭城劉孝先亦辭辟命隨兄孝勝
在蜀武陵王建號仕爲世子府諮議參軍二隱並獲誠
於世弘讓承聖初爲國子祭酒二年爲仁威將軍城句
容以吾之命曰仁威墨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禄
大夫加金章紫綬弘讓弟弘直字思方幼而聰敏仕梁
爲西中郎湘東王外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
懍平原劉緩沛國劉瓛同掌書記王出鎮江荆二州累
除諮議參軍及承制封湘濱縣侯累遷昌州刺史王琳
之舉兵弘直在湘州琳敗乃入陳位太常卿光禄大夫
加金章紫綬弘直方雅敦厚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
孰賢曰若蜂腰矣太建七年卒遺疏絶氣之後便買市

中材小影者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
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寢既應侍養宜備紛帨或逢善友
又須香爐箱內唯安白布手巾鹿鬣香爐而已此外無所
用卒於家年七十六有集二十卷子確字士潛美容儀
寬大有行檢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位郡官尚書禎明初
卒

陸繕字士繕吳郡吳人也祖慧曉齊冠軍冠州刺史自有
傳父佺侍史中丞繕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梁承聖中
爲中書侍郎掌東宮管記魏平江陵繕微服道還建
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所終固辭高
祖作輔以繕爲司徒司馬及受命爲侍中出爲新安太
守文帝嗣位徵爲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繕
儀表端麗進退閑雅趨步躡履文帝使太子諸王咸取
則焉後復拜御史中丞猶以父所終固辭不許乃權換
廨宇徙以居之太建中歷度支尚書侍中太子詹事尚
書右僕射尋遷左僕射參掌選事別敕與徐陵等七人
參議政事卒贈特進謚曰安子以繼東宮舊臣特賜祖
莫繕子辯慧年數歲詔引入殿內進止有父風宣帝因

賜名辯慧字敬仁繕兄子晃賢亦方雅位少府卿卒繕
從祖孫瓊字伯玉瓊祖宗梁寧遠長史琅邪彭城二郡
丞父雲公給事黃門掌著作瓊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爲
五言詩頗有詞彩梁大同末雲公受梁武詔校定墓品
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
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及侯景作逆攜母避地
于縣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天嘉
中以文學累遷尚書殿中郎瓊素有令名深爲文帝所
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檄皆瓊爲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及宣帝爲司徒妙簡僚
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宣帝宣帝亦瓊識具優敏文史足
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雖階次小
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尋兼通直散騎常侍
聘齊太建中爲給事黃門侍郎轉中庶子領大著作撰
國史後主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誥至德元年除度支尚
書參選事掌詔誥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瓊父雲公

奉潔武帝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迄于至
德勤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牒
雅有識鑒先是吏部尚書宗元饒卒尚書左僕射袁憲
舉瓊宜帝未之用至是居之時號為稱職瓊性謙素不
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逾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
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傣禄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
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嘗謝病不視事俄丁母憂初
瓊之侍東宮每隨在宮舍及喪還鄉詔加賻贈後主自
製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毀以至德四年卒有文集
二十卷行於世子從典字由儀幼而聰敏年八歲讀沈
約集見回文碑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
詞甚美瓊時為東宮管記宮僚並一時俊偉瓊示以此
賦咸奇其異才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卒命家中壙
籍皆付從典從典乃集瑜文為十卷仍製集序其文甚
工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羣書於班史尤所屬意年十五
州舉秀才遷太子舍人時後主賜僕射江總并其父詩
總命從典為謝啓援筆便就文華理暢總甚異焉金陵
淪沒入隋為東宮學士尚書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

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坐弟受漢王諒職免後卒於南陽縣主簿璆從父弟琰字溫玉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累遷宣惠[illegible]興王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即成無所點竄帝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齊至鄴而厚卒琰為使主時年二十餘風采韶亮占對閑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太建初為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illegible]母憂去官卒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琰寡嗜欲鮮矜競游心經籍晏如也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琰弟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再遷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琰時為管記並以才學與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太建中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瑜聰敏彊記嘗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並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太子為之流涕親製祭文仍與

有集十卷瑜有從父兄玠從父弟琛玠字潤玉梁大匠
卿晏子之子也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後主在東宮
徵為管記仍兼中舍人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
衣贈之為之流涕太建八年卒至德二年追贈少府卿
有集十卷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也少
警悟後事後母以孝聞後主嗣位為給事黃門侍郎中書
舍人參掌機密琛性頗踈坐漏泄禁中語詔賜死
張種字士苗吳郡吳人也曾祖裕宋會稽太守自有傳
祖辯宋大司農廣州刺史父畧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
性靜嘉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耦數演梁
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為中軍宣城王府主
簿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為始豐令及武陵王紀為益州
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為左西曹掾種辭以母老為有司
奏坐黜免侯景之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種時年五十
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葬弊服雖畢居家飲食恒菲
在喪景平後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起為中從事普為具
葬禮蓍龜種方即吉僧辯又以種年老無子賜以妾及
居處之具高祖受禪為太常卿歷位左户尚書侍中中

書令金紫光祿大夫種沈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爲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以爲宜居左執其爲時望所推如此卒贈特進諡元子種仁恕寡欲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爲病太建初女爲始興王妃又累賜無錫嘉興縣秩嘗於無錫見重囚在獄天暑呼囚暴曰遂失之帝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行於世

長史贈光祿大夫

陰鏗字子堅武威姑臧人也父子喬梁左衛將軍自

傳鏗五歲能誦詩賦曰子喬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鏗禍梁湘東王府法曹行參軍初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面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天嘉中爲始興王中錄事參軍文帝嘗讌羣臣賦詩徐陵言之於帝即日召鏗預讌使賦新成妾樂宮鏗援筆便就帝甚賞之累遷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頃之卒有集三卷行於世

陳暄義興國山人也父慶之梁司州刺史自有傳暄學
不師受文才俊邁无嗜酒無節操倜儻之致晝於暄友人何胥輩
讀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曰旦見汝書與暮與陳暄飲酒
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旦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
見張時伊已六十酣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
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喜與張季舒耳目吾方與此子
交歡於地下汝欲矣吾此志耶音阮咸陶籍同遊竹林
之子不聞斯言王世將謂已巧騎武子之時為嘉賓胡何陳
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獨成可怪吾既寂漠當世
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昔不日飲酒
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酒為過昔周伯
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
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厥養之志是其得
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嘗嗜酒之猶水亦可以濟
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
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
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醉矣汝鑒吾隋堅馬待中之門

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悴丘也幸苟言過人必知之吾主平所顧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實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孟鑑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暗以啓竈不為中正所品又不得調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繒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王帽警捕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乘陳國里有王陵坐陵不之識命吏

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怍容作詩詼諧陵甚慙病之後主之在東宮引為學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權侍中王瑳金紫光祿大夫陳褒御史中丞沈瓘散騎常侍王儀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為狎客暄善逢迎以俳優自居文章詼諧語言不節後主甚親暱而輕侮之嘗倒縣于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不以為病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遂搏艾為帽加于其首用火以爇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

釋會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翫色之失輒矯赦之造次之慈伏待刑憲後主素重莊意消解勑引暄出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悸而死

杜龕京兆杜陵人也世居襄陽諸父兄弟九人皆知名伯父崩爲梁名將自有傳龕父岑龕少驍勇善用兵與侯景陷郢州西上將至巴陵擧衆圍之諸父歸梁元帝帝以爲郢州刺史封中廬縣侯與王僧辯討平河東王譽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陷郢州西上將至巴陵擧衆圍之數旬不剋而遷太府卿定州刺史及衆軍至如孰景將侯子鑒逆戰龕與高祖及王琳等擊之大敗子鑒遂至石頭景親會戰龕與衆軍大破之論功爲最授東揚州刺史又與僧辯降陸納平武陵王及魏委平江陵後齊納貞陽侯淵明以紹梁嗣以龕爲震州刺史吳興太守遷南豫州刺史封漂陽縣侯又加散騎常侍鎮南大將軍龕僧辯壻也始爲吳興太守以高祖猶在非素貴及爲其本郡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高祖徇之切齒及僧辯敗龕乃據吳興以拒之頻敗文帝軍龕好飲酒終日

恒醉勇而無畧部將杜泰私遺於文帝說龔降龔慙之
其妻王氏曰霸先雖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
復大敗文帝軍後杜泰降文帝龔尚醉不覺文帝遣人
負出項王寺前斬之王氏因截髮出家杜氏一門覆滅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爲郡著姓曇朗跌宕不羈有
膂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爲柵禁黠
劫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爲巴山太守魏克荆州曇朗兵
力稍彊劫掠隣縣賣君人山谷之中最爲巨患及侯
瑱據豫章曇朗外不服從陰欲圖瑱侯方兒之反瑱北

曇朗以爲之謀王琳敗曇朗獲瑱馬仗子女甚多及蕭勃
踰嶺歐陽顗爲前軍曇朗紿顗共往巴山龍袞黃法𣰰又
紿法𣰰期共破顗且曰事捷與我馬仗乃出軍與顗掎
角而進又紿顗曰余孝頊欲相掩襲須分留奇兵顗送
甲三百領助之及至城下將戰曇朗僞北法𣰰棄顗顗失
援狼狽退衂曇朗取其馬仗而歸時巴山陳定亦擁兵立
砦曇朗僞以女妻定子又謂定曰周迪余孝頊並不願
此昏必須以彊兵來迎定信之及至曇朗誅之取其馬
仗並論價責贖陳初以南川豪帥歷宜新淦二郡太

守抗拒王琳有功封永化縣侯位平西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及周文育攻余孝勤於豫章曇朗出軍會之文育
失利曇朗乃害文育以應王琳琳東下文帝徵南川兵
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𣰰欲沿流應赴曇朗乃
據城列艦遏迪等及王琳敗走迪攻陷其城曇朗走入
村中村人斬之傳首建鄴縣于朱雀觀宗族無少長皆
棄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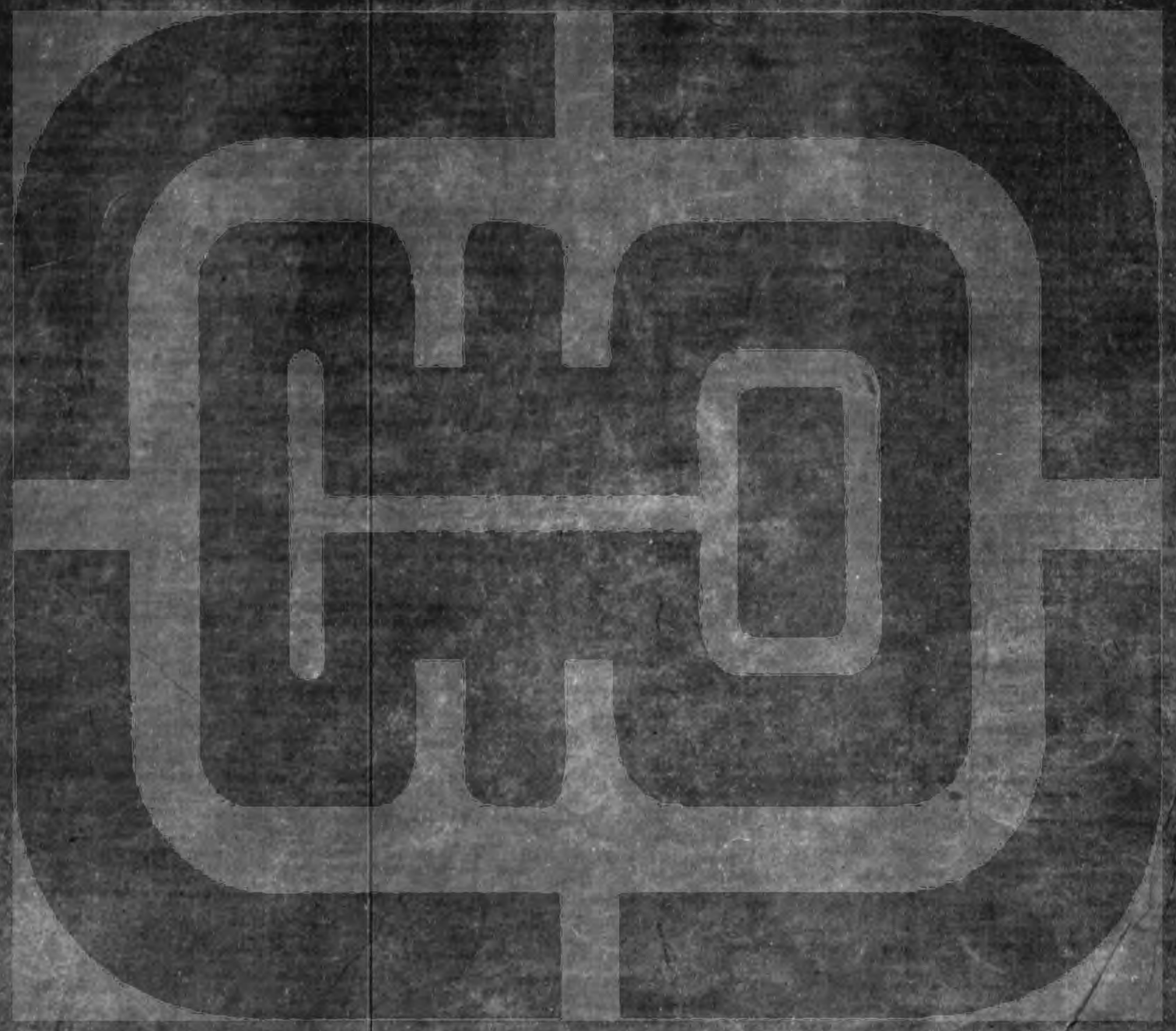
周迪臨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彊弩以弋
獵為事侯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郡始興

蕭勃以郡讓續迪亦募鄉人從之每戰勇冠衆軍續所
部渠帥皆郡中豪族稍驕橫續頗禁之渠帥等乃殺續
推迪為主梁元帝授迪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紹泰二
年為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
甲保境以觀成敗及高祖受禪王琳東下迪欲自擾南
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為
變因厚撫之琳至盆城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琳
以為南川諸郡可傳檄而定乃遣其將李孝欽樊猛等
南徵糧餉孝欽等與余孝頃遏迪迪大敗之禽孝欽猛

孝頊送建鄴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嗣位熊曇朗反迪與周敷黃法𣰰等圍曇朗屠之王琳敗後文帝徵迪出鎮盆口又徵其子入朝迪赴趙郡顧望並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迪至是與法𣰰率其部詣闕文帝錄其破熊曇朗功並加官賞迪聞之不平乃陰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迪疑懼乃使其弟方興襲周敷敷與戰破之又別使兵襲華皎於盆城事覺盡為皎禽天嘉三年文帝乃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衆軍與高州刺史黃法𣰰豫章太守周敷討迪不能克文帝乃遣宣帝總督討之迪衆潰脫身踰嶺之晉安依陳寶應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第二子忠臣隨之明年秋復越東興嶺文帝遣都督章昭達征迪迪又散千山谷初侯景之亂百姓皆棄本為盜唯迪所部獨不侵擾耕作隸業各有贏儲政令嚴明徵斂必至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袜履居常洗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援繩破蔑傍若無人然輕財好施凡所周贍毫釐必均訥於語言而矜懷信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並藏匿雖加誅戮無肯言者昭達仍度嶺與陳寶應相抗

迪復收合出東與文帝遣都督程靈洗破之迪與十餘
人竄山穴中後遣人潛出臨川郡市魚鮭臨川太守駱
文牙執之令取迪自効誘迪出獵伏兵斬之傳首建鄴
梁干朱崔觀三日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爲郡豪姓異善自居處言語醞
籍爲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皆患之仕梁
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里召募士卒太守沈
巡援臺讓郡於異異使兄子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出
都及城陷異隨梁臨城公大連大連委以軍事異性殘
暴無遠畧私樹威福衆並患之會晉安梁子仙濟浙江
異奔還鄉里尋以衆降子仙以爲鄉導令執大連
邵陵王綸聞之曰嫭作去留之異理當
同於逆虜侯景畧異爲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爲質景行臺
劉神茂建義招景異外同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敗
被景誅異獨獲免景平後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仍保
據巖阻州郡憚焉魏尅荊州王僧辯以異爲東陽太守
文帝平定會稽異雖有糧饋而擁擅一郡威福在己紹
泰二年以應接功除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封永嘉縣

侯又以文帝長女豐安公主配異第三子貞臣永定三
年徵異為南徐州刺史遷不就文帝即位改授縉州
刺史鎮東陽太守頻遣其長史王勱為使入朝獻言
朝廷虛弱異信之常懷兩端與王琳潛通信使及琳敗
文帝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為郡實以兵襲之異與路
戰敗乃表啓遜謝時朝廷方事湘鄂且羈縻之異知終
見討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湘州平文帝乃
下詔揚其罪惡使司空侯安都討之異與第二子忠臣
弃陳寶應及寶應平并俱異送都斬建康市子姪並伏
誅唯第三子貞臣以尚主獲免

陳寶應晉安侯官人也世為閩中四姓父羽有材幹為
郡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許謀時晉安數反累殺郡將
羽初並扇惑成其事後為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
兵權皆自已出侯景之亂晉安太守實化侯蕭雲以郡
讓羽羽年老但主郡事令寶應與兵時東境飢饉會稽
亢甚死者十七八而晉安獨豐沃士衆彊盛侯景平元
帝以羽為晉安太守及高祖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郡於
寶應高祖許之紹泰二年封侯官縣侯高祖受禪授閩

州刺史領會稽太守文帝即位加其父光祿大夫仍命
宗正録其本系編爲宗室寶應娶留異女爲妻侯安都
之討異寶應遣兵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及都
督章昭達破迪文帝命討寶應詔宗正絕其屬籍寶應
據建安瀕際逆拒昭達深溝高壘不與戰但命伐
木爲牌俄而水盛裹流放之突其水柵寶應衆潰執送
都斬建康市